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000104

貴州省圖書館  
期

J  
10/11  
7  
4

蘇軾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蘇

東

坡

集

四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蘇東坡集續集

## 卷一

### 古詩一百六十五首

靈上訪道人。不遇。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澗。

### 送淡公二首

燕本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淡。仰詠嗟無窮。清韻生物表。朗玉傾壺中。常於冷竹坐。相語道意沖。崧洛與不薄。稽江事難同。明日若不來。我作黃石翁。何以兀其心。爲君學虛空。坐重青草公。意合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人。鏡浪洗手淥。剡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遠衣新。行當譯文字。慰此吟慙慙。

### 北歸次韻

秋風捲黃落。朝雨洗淥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嶺獨徐行。艱難一作嶮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教魯諸生。

### 上韓持國

蘇東坡集續集

十 古詩

韓氏三虎秉樞極。中有一虎似偉節。端居隱几學無心。夙駕入朝常正色。犯時獨行太嶮巖。回天不忌真藥石。輦致歸來荷二聖。推排使至有衆力。吾儕小人但飽飯。不有君子何能國。西湖醉臥春水船。如何爲人作豐年。

送別

鴨頭春水濃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臉。衰翁送客水邊行。沙襯馬蹄烏帽點。昂頭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落葉飛。繫馬綠楊開口笑。傍山依約見斜暉。

琴枕

清眸作金徽。素齒爲玉軫。響泉竟何用。金帶常苦窳。爛斑漬珠淚。宛轉堆雲鬢。君若安七絃。應彈卓氏引。

黃州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祇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峯顛。

常山贈劉鋹

劉侯年少日。駿馬拊便面。援弓鴈自落。不待白羽貫。

古風

精神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速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床設寶几。璀璨明月珍。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石盃。放盃恍如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棄令自新。

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

遊杭州山

山平村塢迷。野寺鐘相答。晚陰失林莽。一作杪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像興王。遺址今岌嶮。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傾一作輕壓。詩人工譏病。此欲恣挑抉。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一徑遶山翠。縈紆去似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呀。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歎息煙雲去。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獭。相逢衣盡草。環坐髻應盤。竈突依巖黑。樽罍就石窪。洪荒無傳記。想像在幃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強爲寫槎牙。

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常恐樗櫟身。坐纏冠蓋蔓。受恩如負債。粗報乃焚券。但知眠牛衣。寧免刺虎圈。清風來旣雨。新稻香可飯。紫螿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政比張趙健。三公行可致。一語自先獻。幸推江湖心。適我魚鳥願。

無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強健。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盃。更待他人勸。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君卿供奉。知客東閣道話久之惠州追錄。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煙歇。主人待來終不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古意

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復先。我笑爲翁兒更賢。

次子由詩相慶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却走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隣無二仲。他年汝曹笏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惜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尙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篋瓢出。衆婦夜緝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一作昭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

衡門老苔蘚。行柏千兵屯。開樽邀落日。未對烏鳥言。清風舉吹籟。散亂書秩翻。傳呼一何急。人馬從車奔。貧居少賓客。隣婦窺籬藩。牆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比來伏青蒲。坐捉白獸樽。王猷修潤色。亦有簿領煩。

朝廷貴。二陸屢聞天語溫。猶能整筆陣。媿我非韓孫。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

稚川信一作眞長生。少從鄭君游。孝章偶不死。免爲文學憂。餘齡會有遇。一作獨往豈相攸。由來警露鶴。不羨撮蚤鷗。願加視後轍。同駕躅空輶。寧殮脫齒董。勿憶齊眉羞。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我亦霑霈渥。漸解鍾儀囚。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猶勝愁叔夜。孤憤甘長幽。南窗可寄傲。北山早歸綬。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眞弊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塵。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閒。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當爲獅子吼。佛法無南北。

呂倚夢得承事借示古今書一軸作詩代跋尾倚年八十一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篋。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蜩蛩聲。時有鳥可句。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蔭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禦。風欺紫鳳卵。雨暗蒼龍乳。裂包一墮地。還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誅彭勳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詎用許。先生失膏梁。便腹委敗鼓。日啖過一粒。腸胃爲所侮。蟄雷股臍腎。藜藿腐亭午。書燈看膏盡。鉦漏歷歷數。老眼怕少睡。竟使赤臂努。渴思梅林嘯。飢念黃獨舉。奈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古離別送蘇伯固

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溼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湖邊一作江南路。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

試筆

子石如琢玉。遠煙真削黧。入我病風手。玄雲淅淅淒。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屐阮。又如鍛柳嵇。



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蜺。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

雷州八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瀕海州。灌園以糊口。身自雜蒼頭。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鷓鴣何關汝。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爐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樹。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培塿無松柏。駕言此焉游。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粵嶺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束帶趨房祀。用史巫紛若。絃歌薦繭栗。奴至沿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鷄骨灼。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裙脚不韞。臭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海康臘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搗鼓祭。城郭爲傾動。雖非堯殛曆。自我先人用。苦笑荆楚人。嘉平臘雲夢。舊時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尙應遠。東風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慇懃。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五色菊贈朱遜之次韻

黃華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一從人僞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偶一作寓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旣易售。粹駁宜一作定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敢評。願君爲霜風。一洗紫與頰。

妬佳月

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汗潔白。爰有謫仙人。舉酒爲三客。今夕偶不見。汎瀾念風伯。

毋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迹。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玉露洗秋色。浩漭玻璃瑣。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爲莫逆。

追和沈遼頃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歎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材。莞爾無心雲。胡爲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扃蒼苔。

夢雪

殘杯失春溫。破被生夜悄。開門千山白。俯仰同一照。雖時出圭角。固自絕瑕竅。兒童勿驚怪。調汝得一笑。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西山無時春。巉巖鎖頑陰。分明倚天壁。點綴無風林。物固爲人出。興誰於此深。窮奇真自盡。詩句且娛心。

次韻黃魯直亦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覓鏡湖。

寄子由

吾謫海南子。由謫雷。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尙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詩以示之。

九疑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尙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與此意留要荒。他年誰與作地志。海南萬里眞吾鄉。

廣州何道士衆妙堂

湛然無覩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一作妙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桑暎。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溫。欲收月魄殮日魂。我自日月誰吐一作使吞。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月二十七日聞。軾遊壽星寺。遠來設茶。作此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瓊兔毫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東坡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囷濩落非笛材。破作細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枕綸巾酒初漉。驚鸞別鶴誰復聞。鼻息麴餉自成曲。

申王畫馬圖

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瀟灑。兩坊岐薛寧與申。憑陵內廐多清新。肉駿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眞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破霜蹄。萬騎如風不能及。鴈飛兔走驚弦開。翠華按轡從天回。五家錦繡變一作邇山谷。百里烏餌遺纖埃。青驃蜀棧兩一作四超忽。高準濃娥散荆棘。回首追風趁日飛。一作首蓄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蕭瑟。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樂事難并真實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興來取次或成懽。瓦鈎却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肯爲一時風雨阻。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和公濟飲湖上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宿雨鳴孤枕。扁舟小棹截湖來。正見青山駁雲錦。須知老人興不淺。莫學公榮不共飲。與君歌舞樂豐年。喚取千夫食陳廩。

贈僧

道人自嫌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含富貴餘。漆臚已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衆中矯矯如翔鸞。今年過我江西寺。病瘦已作霜松寒。朱顏不辦供歲月。風月蒿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翁。乞得摩尼照生滅。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大夫

鄴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怪底昏花懸兩目。扶衰賴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掛仙錄。荒城古塹草露寒。碧葉叢低紅菽粟。春根夏苗秋著子。盡付天隨恥充腹。蘭傷桂折緣有用。爾獨何損丹其族。贈君慎勿比薏苡。採之終日不盈掬。外澤中乾非爾儔。斂藏更借秋陽曝。雞壘桔梗一稱帝。董也雖尊等臣僕。時復論功不汝遺。異時謹事東籬菊。

次韻董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寢窮厥味白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

創物破槽折杵向牆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鑄鑿。理疎性軟良可咄。予家江陵遠莫致。塵土何人爲披拂。

送公爲遊淮南

負米萬里緣其親。運甓無度憂其身。讀書莫學流麥士。挾策莫比亡羊人。迺翁辛苦到白首。汝今強勉當青春。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賈寧非貧。

謝蘇自之惠酒

高士例須憐麴蘖。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麴蘖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其天。達人本自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景山沉迷阮籍傲。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羣仙。流涎露頂置不說。爲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長孤圓。有時客至亦爲酌。琴雖未去聊忘絃。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雙巒遠將寄。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吾獨異。不如同異兩俱冥。得鹿亡羊等嬉戲。決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黃柳峴。九曲亭卽吳王峴山。一山皆柳葉。其旁卽元結陂湖也。黃柳極盛。因爲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坐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局。韃耕躬稼角掛經。篙竿繫舸蒹葭隔。笳鼓過軍鷄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夏甘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蠶蕨交荆菅。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覬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藁桔。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旬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關。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因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池上二首

小池新鑿會天雨。一部鼓吹從何來。有蟾正碧亂草色。時涵出沒東南隈。井幹跳梁亦足樂。洞庭魚龍何有哉。能歌德聲莫入月。清池與爾俱忘回。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池上新年有荷葉。細雨魚兒噉輕浪。男兒學易不應舉。幽人一爻吾得尙。此池便可當長江。欲傍茅齋來蕩漾。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潛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綠髮方謝事。腹中靈液變丹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駐三日。明月滿舟同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顧我沉迷真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爲謝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雪湯生幾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爲第一。畫舫宿太湖。北渚買茶故事。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鯽經年祕醃醃。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萼苗活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子臙臙何足道。點綴盤殮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留蓄。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贈曇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山林。道人偶愛山水故。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道像。要知水味孰冷暖。始信夢時非幻妄。袖中忽出貝葉書。中有璧月匡星珠。人間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并西湖。西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橫秋水。誦師佳句說南屏。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爲只作十日歡。杖策復尋歸路難。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子何時丹。

再過泗上二首

眼明初見淮南樹。十客相逢九吳語。旅程已付夜帆風。客睡不妨背船雨。黃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慙懃買酒謝船師。千里勞君勤轉櫓。繫舟淮北兩折軸。繫舟淮南風斷橋。客行有期日月疾。歲事欲晚霜雪驕。山根浪頭作雷吼。縮手敢試舟師篙。不用燃犀照幽怪。要須拔劍斬長蛟。

贈李兕彥威秀才

魏王大瓠實五石。種成濩落將安適。可憐公子持十牛。海上三年竟何得。先生少負不羈才。從軍數到單于臺。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將軍何人哉。夜逢怪石曾飲羽。戲中戟枝何足數。誓將馬革裹尸還。肯學班超苦兒女。封侯衛霍知幾許。老矣先生困羈旅。酒酣聊復說平生。結機猶堪一再鼓。棄書捐劍學萬人。執

袴儒冠皆誤身。窮途政似不龜手。與世羞爲西子顰。如今惟有談天口。雲夢胸中吞八九。世間萬事寄黃梁。且與先生說烏有。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枯木嵌空微黯淡。古器雖在無古絃。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羲熙前。一山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燈照華屋。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仕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結交不在久。傾蓋如平生。識子今幾日。送別亦有情。子生公相家。高義久崢嶸。天才旣超詣。世故亦屢更。譬如追風驥。豈免羈與纓。念我山中人。久與麋鹿并。誤出掛世網。舉動俗所驚。歸田雖未果。已覺去就輕。河陽豈云遠。出處恐異程。便當從此別。有酒無徒傾。

食雉



雄雉曳脩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鬪。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烹煎雜鷄鶩。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爲蜃。海上落飛鷗。

雙鳧觀在葉縣。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爲漢郎吏。厭世去無還。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姦。

郭綸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贊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槩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射蠻氈。

初發嘉州

朝發鼓闐闐。西風獵畫旂。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錦水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騰過佛脚。曠蕩造平川。野市有禪客。釣臺尋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湲。是日期鄉僧宗一。會別釣魚臺下。

隄爲王氏書樓

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窗畫閣青氛氲。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嚶戛巖花春。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級。區區何者爲三墳。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古人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峯。晃蕩射峭壁。橫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爲夜飧。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呀憂。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見月

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洒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彷徨。忽憶丙申年。京邑大雨霧。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棹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尙汪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畫。疎星弄寒芒。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今年牛口渚。見月重淒涼。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清絕。更愛玉珮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尙爾。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絕。夜闌更請彈文王。

泊南牛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江上有微徑。深榛煙雨埋。崎嶇欲取別。不見又重來。下馬未及語。固已慰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遝如驚奔。仰看微逕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滄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屈原塔在忠州原不常有塔於此。意者後人追思。故爲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歲意未歇。精魄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猿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楚。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鑿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

登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句。一作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

新灘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鬣一作槲灘下橫。小魚散復合。淺澗如遭烹。鷓鴣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鷺誇瘦捷。插脚還欲傾。區區舟上人。薄伎安敢呈。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飛雲滿巖谷。舞電穿窗牖。灘下三日留。識盡灘一作山前叟。孤舟倦鷓鴣。軋短纜。困牽棹。嘗聞不終朝。今此何其久。只應留遠人。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閉戶爲飲酒。

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豔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一作家子。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黃牛廟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蹄溼。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安可及。

蝦蟆培

蟆背似覆孟。蟆頤如偃月。謂是月中蟆。開口吐月液。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入江江水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潔清。獨與凡水隔。豈惟煮茶好。釀酒應無敵。

留題峽州甘泉寺姜詩故居。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逶迤尋遠迹。婉孌見遺貌。清泉不可挹。涸盡空石窖。古人飄何之。唯有風竹鬧。行行旣村落。戶戶懸網罟。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鈔。叢林富筍茹。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無乃姜子教。

寄題清溪寺在峽州鬼谷子之故居。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真姦。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固新學。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領首然吾言。

赴嶺表過金陵蔣山泉老召食阻雨不及往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雨。一作欲作。獨望鍾山叫寶公。雲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叫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峯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爲作泉公喚居士。

荆門惠泉

泉源從高來。走下隨石脈。紛紛白沫亂。隱隱蒼崖拆。縈回成曲沼。清澈見肝膈。深瀉爲長溪。奔駛蕩蛙蠅。初開不容梳。漸去已如帛。傳聞此山中。神物懶。一作頽。遭謫不能致雷雨。澼澼吐寒碧。遂令山前人千古。

灌稻麥。

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爲惠泉。岔若有所折。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終古恥莫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別。泉旁平地衍。泉上山巒嶮。君子慎所居。此義安可闕。古人貴言贈。敢用况高節。不爲冬霜乾。肯畏夏日烈。泠泠但不已。海遠要當徹。

涇陽早發

富貴本先定。世人自榮枯。鷲躄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苟無補。乃是懶且愚。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撻。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追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以。茫茫不可曉。使我長嘆喟。

漢水

捨掉忽逾月。沙塵困遠行。襄陽逢漢水。偶似蜀江清。蜀江固浩蕩。中有蛟與鯨。漢水亦云廣。欲涉安敢輕。文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洲中浣沙子。環珮鏘鏘鳴。古風隨世變。寒水空泠泠。過之不敢慢。佇立整冠纓。

萬山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蹙成潭。旋轉山之趾。禪房久已壞。古甃含清泚。下有仲宣欄。綆刻深容指。

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月爛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篸。

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耆舊何人在。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在。留此千古情。

鱖魚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頸。貪餌每遭烹。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吾今又悲子。輟筯涕縱橫。

望夫臺在忠州南數十里。

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石似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

永安宮今夔之永安門即宮之遺址。

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蕞。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警。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諸葛鹽井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盛夏水漲則鹽泉溢。運去。常去於江水之旁不及。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

穎大夫廟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旁孤塚。古隧有殘坎。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灑灑春渠長。來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使君欲春遊。浚沼役千掌。紛紜具畚鍤。闢若蟻運壤。天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唯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遊人盆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傍。扶起尙偃仰。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歎。不知田野愴。穎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縮頸夜寒如凍龜。雪來唯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



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漸。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戶但覺輕絲絲。沾裳細看若一作巧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爲。霍然一麾遍九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山夫只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及時。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幃。高人著屐踏冷冽。飄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洒袍入袖濕靴底。亦有執版趨塔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擊千夫馳。敲冰煮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強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爲賦之。

渚宮

渚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鹵莽。湘東王高氏。何況遠問縱橫時。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操舟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石烹蛟螭。當時郢人架宮殿。意思絕妙般與倕。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娥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詞。秦兵西來取鍾簾。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水一作鴨浮清漪。綠窗朱戶春晝閉。想見深屋彈朱絲。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窗無紙風颺颺。陳公蹤跡最未遠。七瑞寥落今何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爲我訪遺迹。草中應有湘東碑。

出峽

入峽喜巉崑。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卽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尙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眞可愛。翠碧光滿盎。忽驚巫峽尾。岩腹有穿壙。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嚮。宜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囷。瓦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茆屋沾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爲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盪鼉橫。去聲。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閑。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潺。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峯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塊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壁凜可悸。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顛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死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巉巖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髮。拖霞弄脩蛾。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狖上。反以繩索試。

石筍依孤峯。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尙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爲神物使。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峯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絕。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洪濛草樹密。蒼蘅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掛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年衰。老筋力憊。當時伐殘木。牙藥已如臂。忽聞老人說。終日爲嘆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嗟爾苦無還。絕糧應不死。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朝陽巖前不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泉纒纒出乳竇。青莎白石半滂塗。不到津頭二三日。誰知江水漲天墟。遙望橫盃不敢濟。巖口正有人罾魚。

滄洲亭懷古

湘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城中人物若可數。日晏市散多蒼苔。九嶷嶼天古雲埋。遙想帝子龍車迴。心衰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人哀。

柏家渡

柏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欲因新月望吳雲。遙看北斗掛南嶽。一夢惜惜四十秋。古人不死終未休。草舍蕭條誰與語。香風欲過白蘋洲。

清遠舟中寄耘老

小寒初渡梅花嶺。萬壑千岩背人境。清遠聊爲泛宅行。一夢分明墮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凰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潁水湄。山腰自懸蒼玉珮。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蓋獵獵走。笑倚清流數鬢絲。汀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散煙水。萬里飄蓬未得歸。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雁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我廬。清齋十日不燃鼎。曲突往往巢龜魚。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已虛。人生百年如寄爾。七十朱顏能有幾。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却帶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

書堂嶼

蒼山古木書堂嶼。北出湘川百餘步。誰爲往來虧世界。至今人指安禪處。豈無驚蛇與飛鳥。後來那復知其趣。不知我身今是否。空記名稱作常住。

次履常臘梅韻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臘梅禪老家。蜜蜂采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醉睡者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此石間。萬古無人知此意。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鸚鵡

風晴日暖搖雙竹。竹間對語雙鸚鵡。鸚鵡之肉不可食。人生不才果爲福。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

天機未知筆下鸚鵡語。何似夢中蝴蝶飛。

老翁井

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跡。井面團圓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無事紛紛驚牧豎。改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

贈山谷子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袞袞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爲父。平生崛起今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雨。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謾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拾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置酒我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觀子玉郎中草聖

柳侯運筆如電閃。子雲寒悴羊欣儉。百斛明珠便可扛。此書非我誰能雙。

鰻魚行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噉鰻魚人未識。西陵衰老繡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嘔緣瘡痂。中間霜據關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舶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淪瀦成大截。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馳碁島。八月邊風備胡獠。船舶跋浪鼉鼉震。長鑊鏟處崖谷倒。膳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莖魚皮真倚牆。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泥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萬錢廚。決皆可醒千日醉。三

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饋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舊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收一斛。包苴未肯鑽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細書防老讀。

次韻水官詩

淨因大覺璉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既報之以詩謂某汝亦作某頓首再拜次韻仍錄二詩爲一卷以獻

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魚鼈。鬢鑠相顧視。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鬢。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壇。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強拳。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鱸。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扳。空虛走雷霆。雨雹晦九川。風師黑虎囊。面目昏塵煙。翼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關。我從大覺師。得此詭怪編。畫者古閻子。于今三百年。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老泉。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閻子本逢掖。疇昔慕雲淵。丹青偶爲戲。染指初嘗鼈。愛之不自已。筆勢如風翻。傳聞正觀中。左衽解椎髻。南夷羞白雉。佛國貢青蓮。詔令擬王會。別殿寫戎蠻。熊冠金絡額。豹袖擁旛壇。傳入應門內。俯伏脫劍拳。天姿儼龍鳳。雜沓朝鵬鱸。神功與絕跡。後世兩莫扳。自從李氏亡。羣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至寶隨飛煙。尙有脫身者。漂流出東關。三官豈容獨。得此今已編。吁嗟至神物。會合當有年。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贈以玉如意。豈能動高禪。信應一篇詩。皎若畫在前。

弔徐德占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嘆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倫。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汚。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彼哉嵇阮曹。終以明白膏。靖節固昭曠。歸來侶蓬蒿。新霜着疎柳。大風起江濤。東籬理黃華。意不在芳醪。白衣挈壺至。徑醉還遊遨。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

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居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龍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

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盧。或長如芭蕉。或圓如芙蕖。飛電着子壁。明月入我廬。月下合三壁。日月跳明珠。

問子是非我。我是非文殊。

飲酒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爲銷殞。況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驟難得。日且致賢人。左手持蟹螯。舉觴矚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得間。有客遠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醉方不啜。強啜忽復醒。既鑿渾沌氏。遂遠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酌。雷觴淡於水。經年不濡唇。爰有擾龍裔。爲造英靈春。英靈韻甚高。蒲萄難與鄰。他年血食汝。當配杜康神。

大雪獨留尉氏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溼。千門晝閉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阮籍嘯臺在尉氏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爲嘯所發。飲爲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留別叔通元弼坦夫

田三昔同寮。向我每傾倒。當年或齟齬。反覆看愈好。寇三我部民。孝悌化鄰保。有如袁伯業。苦學到衰老。石生吾邑子。勁立風中草。宦遊甌生塵。菽水媚翁媪。我窮交舊絕。計拙集枯槁。三子尤見存。往復紛紜縞。



迎我淮水北送我睢陽道願存金石契凜凜貫華皓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云

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憐此腰肢曼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佚我方以老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頃子縈網羅文采緣自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岩翁論心秋月皎黃香十年舊禪學參衆妙虛懷養天和肯徇奔走鬧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灑掃眷予東南來野飯煮芹蓼葆光旣清尙令尹亦高蹈相將古寺行軟語頽晚照公家有畸人公有族人隱嵩山虛緣能自保卜築嵩山陽何一作行當從結好中山饒勝景一覽未易飽何時命巾車共陟雲外嶠翻然一作思筋力疲不復追踴跳公詩擬南山雄拔千丈峭形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藩籬吾未窺敢議窮閭奧

昭陵六馬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

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飄馳不及視山川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鷲駘秦王龍鳳姿魯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豎子搏取若提孩手持掃天口六合如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才維時六驥足續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顏闔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魯小邦。不足隱明德。輶軒來我門。聘幣繼金璧。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戶庭空履迹。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鼎俎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皮冠。安知獲堯客。

送朱壽昌使蜀七首

藹藹青城雲。娟娟蛾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溼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短長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爲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爲話腰腳輕。猶堪弄泉石。

贈狄崇班季子

狄生臂鷹來。見客不會揖。踞床吃得雋。借筋數禽入。短後掬豹裘。猶濺猩血溼。指呼索酒嘗。快作長鯨吸。半酣論刀槊。怒髮欲起立。北方老獺子。狂突尙不熟。要須此慄悍。氣壓邊鋒急。夜走追鋒車。生斬活離級。持歸獻天王。封侯穩可拾。何爲走獵師。日使羣毛泣。

昔爲太室花。盧岩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蠶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千老。舒卷不盈軸。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篋筍。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累。歸未有茆屋。江干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尙欲逃世名。豈須上圖軸。

蘆

蘆筍初似竹。稍開葉似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當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廣續。開園顧山下。屏跡松江曲。有興卽揮毫。燦然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越自少年時。低回客京穀。雖非曳裾者。庇廕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梁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碣硤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續。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攜簾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髮筒淨無染。箸籠勻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煥。有如剛耿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漬。晴天斂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閑賓。乳泉發新馥。香濃奪蘭露。色嫩欺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

自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醪。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口子咤中冷。次乃康王谷。蠡培頃會嘗。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懶。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迫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尙欲外形體。安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旣已矣。胡爲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峯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爲佳客。探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廚麓。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因臥北窗風。風微動窗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眞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爲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

撻雲篇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撻雲篇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歛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拶。鳳舞或頽亞。散爲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偈仄人肘膊。搏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煌煌世胄餘。夫子非碌碌。由來有詩書。所以能絕俗。得官本河朔。瓜期未易促。扁舟下南來。逸駕追鳴鶴。遇勝卽倘伴。風餐兼露宿。嗟予偶傾蓋。一笑外羈束。杖策每過從。相攜訪山谷。東風披鮮雲。繡錯出林麓。松門有時盡。幽景無斷續。崖轉聞鐘聲。林疎見華屋。銜山餘落景。歸迹猶躑躅。誰云鄰下歡。往事不可復。

吾曹二三事。取樂亦云足。願公寄新詩。一一能見錄。船頭行北歸。囊橐有美玉。塵埃京洛人。亦與洗心目。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步。道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浮杯渡。我願焚囊鉢。不作陳俗具。會取卻歸時。只是而今路。

次韻魯直戲贈

昨夜試微涼。汗衾初退紅。我願隨秋風。隨身入房櫺。君王不好事。只作好驚鴻。細看卷鬢尾。我家真栗蓬。夜坐與邁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翳復吐。自松聲滿虛空。竹影侵半戶。邁暗枝有驚鵲。壞壁鳴飢鼠。自露葉耿高梧。風螢落空廡。邁微涼感團扇。古意歌白紵。自樂哉。今夕游。復此陪杖屨。邁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短詩膝下成。聊以慰懷祖。自

寄傲軒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兔禿。仕進固有餘。不肯踐場屋。通闕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享榮不償辱。豈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憂患莫能瀆。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茅簷聊寄寓。俛仰亦自足。東坡無邊春。方寸盡藏蓄。醉哦旁若無。獨侑一樽醪。床頭車馬道。殘月掛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榆

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

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

槐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栖鴉寒不去。哀叫飢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竹

今日南風來。吹亂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辱。風霽竹已一作亦回。猗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曲。

柏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膠。一作助。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榦。所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溫御史。

問淵明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日。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爲星斗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飢人食饑涎。委運憂傷生。憂一作運。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

題雲龍草堂石磬

折爲督郵腰。懸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泗濱石。

朱亥墓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塚屈稱兒。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嚴顏碑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爲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礎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爲。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爲病悻。

峴山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登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榆柳。大才固已殊。安得同永久。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雷。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爲來此驪山中。複道凌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翠空林深霧暗迷。八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峨眉棧。悲風便入華清院。霓裳蕭散羽衣空。麋鹿來游猿鶴怨。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羯鼓樓高掛夕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醜雞。築臺未就已堪悲。長楊五柞漢幸免。江都樓成隋自迷。由來留連多喪國。宴安酖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

戒不必驪山可亡國。

和子由除日見寄

薄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腊。念爲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儼。嬰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爲攘礙。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攀條爲惆悵。玉蕊何時拆。不憂春豔晚。行見棄夏馥。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籍。胡爲獨多感。不見膏自炙。詩來苦相寬。子意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臨池飲美酒。尙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馘。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溜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二豪與措磨。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范真可人。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驂耳。枯桐得雲和。近聞館李生。病鶴借一柯。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沲。

卷二

律詩一百八十五首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跡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江山養豪傑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  
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白帝廟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  
遲回問風俗涕泗閱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  
崎嶇來野廟閔默愧當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荆都眞壯士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  
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羣蠻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款關  
頗能貪漠布但未脫金銀何足爭強弱吾民盡玉顏

見魯人孔宗翰題詩三首

屈指從來十七年交親零落亦潛然嬋娟再見中秋月依舊清輝照客眠右孔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鵲幾時眠

奉和凝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煙波寫故鄉。鳴鑿自容與。立馬久回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  
時有高麗使在京。每至勝境。卽圖畫以歸。

奉和穎叔萬壽觀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參乘破朝寒。英姿連壁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鸞。已向詞臣得頗牧。路人莫作老儒看。

正月十四夜扈從端門觀燈三絕

淡月疎星遠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棧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上元夜登樓。實威例有黃柑相遺。侍臣謂之傳柑。

獲鬼章二十韻

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  
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驩娛路載謠。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  
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盜海潮。載囚車轆轤。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尙衣貂。  
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臠。  
藁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

光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光祿庵二首

文章恨不見文園。禮樂方將訪石泉。何事庵中着光祿。枉教閑處筆如椽。城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覓光祿。雪中履迹鏡中真。

過通判曹仲錫飲書懷兩絕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只應戲瓦閑童子。卻作泠泠一水看。

過木樨觀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劍寺。出劍門東望上寺宇彷彿可見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烈。提劍想崎嶇。寂寞棺猶在。脩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願遺軀。

和喜雨

密雲今日破郊西。小雨蕭蕭未作泥。且及清閑同笑樂。行看衰病費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青驄響月題。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林齊。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絕。百尺蒼岩尙

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明波。

荊州十首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淒涼爲屈原。廢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  
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游惰。那得怨凶年。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骨淪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鰕。  
沙頭煙漠漠。來往厭喧卑。野市分鹽鬪。宮帆過渡遲。遊人多問卜。倉叟盡攜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詞。  
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見雄豪。食鴈君應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  
殘臘多風雪。荆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爆竹驚隣鬼。驅雛逐小兒。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璃。上客舉離俎。佳人搖翠篋。登庖更作器。何以免屠割。  
北鴈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橫遭折翼。感惻爲沾巾。平日誰能挹。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嗅若爲珍。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

渝州寄王道祖

會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繚繞。莫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

天師化去知何處。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在。滿山秋葉豈能神。  
真人已不死。外慕墮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

涪州得山胡善鳴出黔中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噓噓。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峯。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羣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飢鳥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夷陵雖小邑。自古控荆吳。形勝今無用。英雄久已無。誰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追思猶咎呂。感歎亦憐朱。時朱太守爲公築此堂。舊種孤楠老。新霜一橘枯。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三游洞有詩。夷陵圖後有留題處。故老問行客。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娛。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迂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窅窅。垂蔓綠毵毵。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駭。絕澗知深淺。樵童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神。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

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孟昶從此入。魏王行亦蜀主。舊俗接魚蠶。版屋漫無瓦。崑居窄似庵。伐薪常冒嶮。得米不盈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慚。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矍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耽。獨愛孤棲鶴。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游霄漢。無心顧雀鷓。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馬融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遊。絳紗生不識。蒼石尙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爲君羞。

代書寄桃山居士張聖可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泱泱流冰谷。漸見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餅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題贈田辨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六月六日以病在告獨遊湖上諸寺晚謁損之戲留一絕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九藥。且盡盧仝七椀茶。是日淨慈南屏。照昭小昭慶。及此。凡飲已七椀。

重九日以病辭府宴來謁損之啜茶清話復留小詩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鬱鬱氣佳哉。笙歌羣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鬚迎我笑。拒霜黃菊爲

誰開明年桑苧煎茶處。憶着衰翁首重回。較然有重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稱桑苧翁。

李鈴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十千美酒涓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溼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莫把斜紅插皂羅。

同前

半雨半晴寒食夜。野醪醲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午夜隴隴淡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戲孫公素

投扇昔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閣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還。開園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鶯。天葩尙青萼。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臞儒不是仙。

南康望湖亭一本云過洞庭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一本云瀟湘景物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本作雨。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

已虛術一作業。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半山亭

登嶺勢巍巍。蓮峯太華齊。凭欄紅日早。回首白雲低。松柏月中老。猿猴物外啼。禪師吟絕後。千古指人迷。

儋耳山

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復過度再次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外亦閑遊。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霰。越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魂飛咤雪洲。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只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次韻聞復上人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憤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西征憶南國。堂上畫瀟湘。照眼雲山出。浮空野水長。舊游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來看意渺茫。落落君懷抱。山川自屈蟠。經營初有適。揮洒不應難。江市人家少。煙村古木攢。知君有幽意。細細爲尋看。咫尺殊非少。陰晴自不齊。徑蟠趨後崦。水會赴前溪。自說非人意。曾經入馬蹄。他年宦遊處。應話劍山西。

儋州二首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出。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茅來此住。歲晚有誰同。



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周參軍家多荔子。明年更有味。懷抱關諸孫。一云帶諸孫。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贈包安靜先生三首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偶謁大中精藍中故人。烹日注茶。果不虛示。故詩以記之。

建茶三十斤。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昨日點日注極佳。點此復云。釀中餘者。可示及舟中滌神耳。

野菜初出珍。又珍送與安靜病酒人。便須起來和熱喫。不消洗面裹頭巾。

杭州次周燾韻遊天竺觀激水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疎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

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住歲追歡地寒窗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鷄鳴山椒曉鐘鳴霜外聲只今那復見髣髴似三生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途次元伯固仲蒙游七寶寺題竹上

結根豈殊衆脩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  
泗洲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袂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初貶英州過杞贈馬夢得

萬古仇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林詠猶得比山王

答晁以道索書

閱世真難記如公自不忘其於書太簡正以懶相妨

大老寺竹閒閣子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泝水黃樹高傾隴鳥池浚落河魴栽種良辛苦孤僧瘦欲狂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之將軍樹今歲大熟嘗啗之

餘下及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遍鈴下。也到黑衣郎。贈何道士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問疾來三客。澆愁有半瓶。風松時落蕊。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伴君醒。

和廬山上人竹軒

洞外復空中。千千萬萬同。勞師向竹頌。清是阿誰風。

款塞來享

蠢爾氏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面內。不復議征西。斥候銷烽火。邊城息鼓鞞。輸忠脩貢職。棄過爲黔黎。雪滿流沙靜。雲沉太白低。巍巍二聖治。盛德古難齊。

觀臺

三界無所住。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寂照起黃庭。殘磬風中嫋。孤燈雪後青。須防童子戲。投瓦犯清冷。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虫。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中。

無題

六秩行當啓。區中緣更疎。不貪爲我寶。安步當君車。故國多喬木。先人有弊廬。誓將閒散好。不着一行書。

元祐九年立春

熊白來山北。豬紅削劍南。春盤得青韭。騰酒寄黃柑。

扶風天和寺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聊爲一駐足。且慰百回頭。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涕浩難收。

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爲作鐵門限。準備人閒請話人。

聞洮西捷報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牧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放一作皆春容。

三萼牡丹

風雨何年別。留真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

庭柏陰陰晝掩門。烏知有赦鬧黃昏。漢宮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縱有鋤犂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

題李景元畫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謝人惠雲巾方鳥二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翦裁雲葉卻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頭巾起後周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皮製美贈天隨子紗巾詩云。掩斂乍疑裁黑霧。輕明渾似帶玄霜。

胡韞短鞞格籠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晉永嘉中有鳳頭鞋。輕身只欲化爲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武帝作解脫履。便於禪坐作跣跌。

儋州上元過子赴使君會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臥看月窗蟠蜥蜴。靜聞風幔落蜘蛛。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回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儋耳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蕊。香爐重撥尙餘薰。狂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目此生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駕應危坐。跨海清光與子分。駕一作乘。子由時謫雷州別駕。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鬢髮墮寒鴉。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遊。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李委吹笛并引

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士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要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書袁儀所藏惠崇畫二首

兩兩孤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漠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蘆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到時。

次韻徐得之常與余約卜隣於江淮閒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別時酒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短翎長喙喜喧卑。曳練雙翔亦自奇。賴有黃鸝鬪嬾好。獨依蘇石立多時。

綠陰青子已愁人。忍見中庭燕麥新。招惆劉郎今白首。時來看卷覓餘春。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短衫壓手氣橫秋。更着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真鄉我可俟。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歛硯甚奇作小詩

羅細無文角浪平。半丸犀壁浦雲泓。午窗睡起人初靜。時聽西風拉瑟聲。

秋晚客興

草滿池塘霜送梅。疎林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潮上孤城帶月迴。客夢冷隨楓葉斷。愁心低逐鴈聲來。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

日里馮生寧屑去。湖海陳侯猶肯來。詩書好在家四壁。蒲柳蒼然城一隈。騎上下山亦疎矣。儻從容出何爲哉。市橋十步卽塵土。晚雨瀟瀟殊未回。

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

露葉風枝曉未勻。綠陰青子淨無塵。閒吟遠屋扶疏句。須信淵明是可人。

山光寺回次芝上人韻

開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與道源游西莊遇濟道人同往草堂爲濟書此

桑麻已零落。藻苻復銷沉。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強穿南埭路。遙望北山岑。欲與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寒食夜

漏聲透入碧窗紗。人靜鞦韆影半斜。沉麝不燒金鴨冷。淡雲籠月照梨花。

答子勉三首

君不登郎省。還應上諫坡。才高殊未識。歲晚幸無他。櫪馬羸難出。鄰鷄東不歌。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驚人得佳句。或以傲王公。處士還清節。滑稽安足雄。深沉似康樂。簡遠到安豐。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風。欲舞腰身柳一窠。小梅摧拍大梅歌。舞餘片片梨花落。爭奈當塗風物何。

送楊奉禮

譜牒推關右。風流出靖恭。時情任險陂。家法故雍容。南去河千頃。大水中相別。餘惟酒一鍾。更誰哀老子。令得放疎慵。

別東武流杯

莫笑官居如傳舍。故應人世等浮雲。百年父老知誰在。唯有雙松識使君。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臥沙細肋吾方厭。通印長魚誰肯分。好事東平貴公子。貴人不與與蘇君。

孔周翰嘗爲仙源令。中秋夜以事留於東武官舍。時陳君榮右王君建中皆在郡。其後十七年中



秋周翰持節過郡而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又其後五年中秋，賦與客飲于超然臺。聞周翰乞此郡，客有誦詩者，乃次其韻二篇，以爲他日一笑。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鷓幾時眠。

###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蒼顏。四朝耆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雲月閑。

### 贈葛革

竹椽茆居半摧傾，肯向蜂窠寄此生。長恐于頭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閒臨張伯英。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怜我不歸耕。

### 雨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特柯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舟蠶子船。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鷄犬上牆眠。只應樓下平階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疎一作念雨瀟瀟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溼簾櫳浥舊香。高浪殷床吹響盞，暗風驚樹擺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階滴夜長。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差歸應爲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與物寡情怜我老。遺春無恨賴君詩。玉臺不見嘲酣酒。金縷猶歌空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  
莫負黃花九日期。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輕千首詩。天靜傷鴻猶戩翼。月明驚鷓未安枝。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驤到自遲。

訪詹使君食槐芽一作葉冷淘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滌玉蛆。暫借垂蓮十分盞。來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卯盃槐芽餅。紅點冰盤養葉魚。醉飽高眠眞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示過井歌

春鴻社燕巧相違。白鶴峯頭玉板扉。石建方欣洗滌廁。姜龐不解嘆蠹城。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夜歸。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戊寅上元。余寓僮耳。過子夜出。余獨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過子并婦子從余來此。其婦亦篤孝。惻然憫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龐之句。而又復悼懷同安君季章。故有牛衣之句。悲君之亡而喜余在此也。書以示過。看了勿復感愴切切。

焦坑寺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燈一作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聊試雨前茶。只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繞白沙。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鑽紙。門外唯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卻須重說圓通偈。千眼薰籠是法王。

和方南圭寄迂周文之三首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杯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聊豁一作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舊一作近開松竹徑。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願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數畝蓬蒿古縣陰。小窗明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聊欲跣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宜登木助徽音。一云振履出商音。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牆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潁川歸去肯重臨。

壺中九華詩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余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識之。

我家岷蜀最高峯。一作清溪電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一作石泉水落涓涓滴。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小一作碧玲瓏。

留別登州舉人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閑看古黃腫。自非北海孔文舉。誰識東萊太史慈。落筆已吞雲夢客。抱寒欲訪水仙師。莫嫌五日忽忽守。歸去先傳樂職詩。

過海

參橫斗落轉一作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無復一作粗識軒皇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過嶺寄子由三首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遠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岩花雨落穉穉。投章獻策謾多談。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下。數行清淚嶺雲南。光榮歸佩呈佳瑞。瘴癘幽居弄曉嵐。從此西風庾梅謝。却迎誰與馬穆穆。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怜終反北。無心却笑亦巢南。蠻音慣習疑僮語。脾病縈纏帶嶺嵐。賴有祖師清淨水。塵埃一洗落穉穉。

歌白塔鋪

甘山廬阜鬱長望。林隙依稀一作蒸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岩花撲馬香。望眼儘從一作窮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嘗天門冬酒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睡息匆匆得自閒。口業向時猶小小。眼花因酒尙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汎觴東風有殺紋。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減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舍。聞泣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孤村漸一作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唯擺馬。愁吟一作悲歌互答有寒螿。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尙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贈人

別後休論信息疎。仙凡自古亦殊途。蓬山路遠人難到。霜柏威高道轉孤。舊賞未應亡楚國。新詩聞已滿皇都。誰憐澤畔行吟者。目斷長安貌欲枯。

趙成伯家有姝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俗云檢驗死秀才。帶上有詩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故妓。遇雪。陶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富人安有此景。但能於銷金暖帳下。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耳。陶默然媿其言。莫嫌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鎖。梁園賦客敢言才。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觀湖二首

乘槎遠引神仙客。萬里清風上海濤。回首不知沙界小。飄衣猶覺色塵高。須彌有頂低垂日。兜率無根下戴鼇。釋梵茫然齊劫火。飛雲不覺醉陶陶。朝陽照水紅光開。玉濤銀浪相徘徊。山分宿霧儘寬遠。雲駕高風馳送來。昇霞影色歇殘火。及物氣燄明纖埃。可憐極大不知己。浮生野馬悠悠哉。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胸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

獄中寄子由二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湖杭民爲余作解厄齋經月。所以有此句也。朱邑葬桐鄉。犀角杜琮事。

出獄次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殘生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鶴唳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纔歸他日馬。城中不鬪少年鷄。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余投檄向江西。子由聞余下獄。乞以官爵贖罪。貶筠州監酒。

寄子由

厭暑多因一向慵。銀鈎秀句益疎通。也知堆案文書滿。未暇開軒硯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覆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舊尹未嫌衰廢久。清尊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誰繼。極目扁舟挽不回。歸去青雲還記否。交遊勝絕古城隈。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倒。悔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復許袁絲。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可期。

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雀羅廷尉非當日。鳩杖先生愈少年。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田。誰怜第五橋東水。獨照台州老鄭虔。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柳絮飛時筍籜班。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爲我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竹簾水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

人間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閑。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皤然。人笑迂疎老更堅。共把鵝兒一作鴨兒一樽酒。相逢柳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笑老斜川。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古來靜治得清閑。我愧真常也一班。舉酒東榮挹江海。回樽落日勸湖山。平生傾蓋悲歡裏。早晚抽身簿領間。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弱羽久知還。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小雪疎煙雜瑞光。清波寒引御溝長。曠曠日色籠丹禁。杳杳鞭聲出建章。鸚鵡偶叨陪下列。天闈聊啓望中央。歸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聞錦繡香。

鹿鳴宴

連騎忽忽晝鼓喧。喜君新奪錦標還。金罍浮菊催開宴。紅蕊將春待入關。他日曾陪探禹穴。白頭重見賦南山。何時共業昇平事。風月笙簫坐夜閑。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

炎歊五月北窗涼。更覺甘如飯稻粱。宰我糞牆讖敢避。孝先經笥誼兼忘。憂虞心謝知時厲。安穩身同挂角羊。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真興寺閣禱雨

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盃清。雲陰黯黯將曠遍。雨意昏昏欲醒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稔。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酒壺。鐵化雙魚沉遠素。劍分二嶺隔中區。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

送蜀僧去塵

十年讀易費膏火。盡日吟詩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將芹芷薦君盤。誰爲善相事嫌瘦。復有知音可廢彈。拄杖挂經須倍道。故鄉春蕨已闌干。

曾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青春不覺老朱顏。強半銷磨簿領間。愁客倦吟花似酒。佳人休唱日啣山。共知寒食明朝過。且赴僧窗半日閒。命駕呂安邀不至。浴沂曾點暮方還。

黃河

活活何人見混茫。崑崙氣脈本來黃。濁流若解污清濟。驚浪應須動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跡。世流三患梗堯鄉。靈槎果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花開酒美盍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小飲公瑾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訪一作扣船窗柳影中。輟我東坡無限睡。賞君南浦不貨風。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滌山憶醉翁。我去澄江三萬頃。只應明月照還空。鄧諫人也。是日坐中觀邸報云。叟入下會。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噓

平生未省爲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一昂。欲挹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儻耳

霹靂收威莫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

答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履壺頭出玉關。已入西羌度沙磧。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慰我長思十載間。西省怜君一作隣居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閒。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

公醉笑以發滯悶也。

孤燈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欲簪羞彩勝。黃耆羹粥薦春盤。東方烹狗陽初動。南陌爭牛臥作團。老子從來興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齋居臥病禁煙前。事負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強喜。青春風物爲誰妍。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錢。曷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和參寥見寄

黃樓南畔馬臺宮。雲月娟娟正點空。欲共幽人洗筆硯。要傳流水入絲桐。且隨侍者尋西谷。莫學山僧老祝融。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湯餅潑油葱。

東園

岑寂東園可散愁。膠膠擾擾夢神州。萬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鳴蛙鼓吹收。雨後月前天欲冷。身閑心遠地偏幽。杜門謝客恐生謗。且作人間鷓鴣遊。

次韻錢穆父以汝陰用杭越唱和韻作詩見寄

大耿疲勞已離羣。小馮慈孝且當門。某以弟親嫌請郡。玉堂不著扶犁手。霜鬢偏宜畫鹿幡。豪傑雖無兩王繼。子直深父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井季默。清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奉和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還遠。傾盡葵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歸思已

滔滔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鼈。

秋興三首

野鳥游魚信往還。此身同寄水雲間。誰家晚吹殘紅葉。一夜歸心滿舊山。可慰摧頽仍健食。此生通脫屢  
酡顏。年華豈是催人老。雙鬢無端只自斑。  
故里依然一夢前。相攜重上釣魚船。嘗陪大幙今陳迹。謬忝承明愧昔年。報國無成空白首。退耕何處有  
名田。黃雞白酒雲山約。此計當時已浩然。  
浴鳳池邊星斗光。宴餘香滿上書囊。樓前夜月低章曲。雲裏車聲出未央。去國何年雙鬢雪。黃花重見一  
枝霜。傷心無限厭厭夢。長似秋宵一倍長。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蟬鴛臥月。樓生晴鶴鳳盤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閑心對  
此君。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護移文。

題永叔會老堂

三朝出處共雍容。歲晚交情見二公。乘興不辭千里遠。放懷還喜一樽同。嘉謀定國垂青史。盛事傳家有  
素風。自顧纓塵猶未濯。九霄終日羨冥鴻。

次韻參寥寄少游

岩棲木石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

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

謝曹子方惠新茶

陳植文華斗石高。景公詩句復稱豪。數奇不得封龍額。祿仕何妨有馬曹。囊簡久藏科斗字。銛鋒新斲鵝鶩膏。南州山水能爲助。更有英辭勝廣騷。

題潭州徐氏春暉亭

曠曠曉日上三竿。客向東風竟倚欄。穿竹鳥聲驚步武。入簷花影落杯盤。勿嫌步月臨玄圃。冷笑乘槎向海灘。勝槩直應吟不盡。憑君寄與畫圖看。

贈仲勉子文

兩昏南浦曾相對。雪滿荊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心似後凋松。閑看書冊應多味。老傍人門想更慵。何日晴軒觀筆硯。一杯相屬更從容。

講武臺南有感

山城九月冒朝寒。講武臺南路屈盤。騶子雨中乘馬去。村童煙外倚牆看。鷓鴣冢木秋風急。鷺立漁船夜水乾。花似去年堪折贈。插花人去淚闌干。

題寶雞縣斯飛閣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野闊牛羊同厲鷺。天長草樹接雲霄。昏昏水氣浮山麓。汎汎春風弄麥苗。誰使愛官輕去國。此生無計老漁樵。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宿。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坐。山閣醒時日照杯。懶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硯

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繡領山。經火尙含泉脈暖。弔秦應有淚痕潛。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次韻子由彈琴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苦心欲記常迷舊。信指如歸自看痕。應有仙人依樹聽。空教瘦鶴舞風騫。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撼竹軒。

和晁美叔

反觀皆自直。相詆競誰諛。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無。珍材尙空谷。疲馬正長途。未識造化意。茫然同一爐。

絕句一百六十五首

再次前韻係織錦圖上回文

春機滿織回文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情書字小。柳絲低日晚庭空。紅牋短寫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殘驚夢蝶。戍邊回雁寄情郎。羞雲斂慘傷春暮。細縷詩成織意深。頭伴枕屏山掩恨。日昏塵暗玉窗琴。

和人回文五首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夜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忽忽。  
同誰更倚闌窗。綉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恨無愁續斷絃琴。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床。看君寄憶傳紋錦。字字縈愁寫斷腸。  
前堂畫燭夜凝淚。半夜清香荔惹衾。煙鎖竹枝寒宿鳥。水沉天色霧橫參。  
娥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晞。

次韻參寥詠雪

朝來處處白氈鋪。樓閣山川盡一如。揔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替紹似康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貫於幽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余嘗戲作小詩云。

稽紹似康爲有子。郝超叛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君恩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海濱。莫趁明珠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

過太行自過太行。至聞潮陽吳子野出家。共十九篇。

始余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頗以爲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乃作小詩。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惠州一絕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長老。攜歸萬竅搃號風。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香似龍涎仍釀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蠶餽。輕比東坡玉糝羹。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二首

早知臭腐卽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追憶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復作二韻寄之時在惠州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樓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迹帖天飛。

僮耳四絕句

舶一作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祭竈。隻雞斗酒定騰香。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見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半醒半醉問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屎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片雲會得無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送行無酒亦無錢。勸爾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我。四方同此水中天。

舉舊詩次今韻呈曼秀

春風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羊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瓮裏不相逢。

答海上翁

山翁不復見新詩。疑是河南石壁曦。海水豈容鯨飲盡。然犀何處覓瓊枝。

占山亭

尙父提封海岱間。南征惟到穆陵關。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膠西一半山。

我是膠西舊史君。此山仍占與君分。故應竊比山中相。時作新詩寄白雲。

題懷素草帖

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掛一壺。草聖無成狂飲發。真堪畫作醉僧圖。

雨中明慶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燦燦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着酥煎。

與王郎夜飲井水

吳興六月水泉溫。千頃荷花聚暗蚊。此井獨能深一丈。源龍如故亦如君。

贈僧思誼

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披覽。一作搜搜齋腸那得許慳頑。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

君年甲子未相逢。難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矍鑠走山中。

次韻致遠

長笑右軍稱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樂天自欲吟淮月。懷祖無勞聽角聲。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三首

忽憶韓公二妙姝。琵琶箏韻落空無。猶勝江左狂靈運。空闕東昏百草須。馬上胡琴塞上姝。鄭中丞後有人無。詩成畫燭飄金燼。八尺英公欲燎須。

荻花楓葉憶秦姝。切切么絃細欲無。莫把胡琴挑醉客。回看霜戟褚公須。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迴。隔離不喚鄰翁飲。抱瓮須防吏部來。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盃。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坐來真个好相宜。深注唇兒淺畫眉。須信楊家佳麗種。洛川自有浴妃池。

又答氈帳

臥病經旬減帶圍。清樽忘却故人期。莫嫌雪裏閑氈帳。作事猶來未合時。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自恨無情水。吹得東風竟日西。

送范德孺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裏。暮雲衰草雪漫漫。

陸蓮庵

何妨紅粉唱迎仙。來伴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安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蓮。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

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窗春睡酣。爲報隣鷄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菖葉雨。綠車鳴處楝花風。長江昔日經遊地。盡在如今夢寐中。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酒。一作雨。偶聽一作聞得黃鸝第一聲。

戲答王都尉傳柑

侍史傳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薝蔔是餘香。舉輕明重。維摩猶三十枚。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定是岑公闕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蓬窗高枕雨如繩。恰似糟床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

遊中峯盃泉

石眼盃泉舉世無。要知杯度是凡夫。可怜狡獪維摩老。戲取江湖入鉢盂。

憩寂圖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還作輞川詩。

送柳宜歸

折腳鐺邊煨淡粥。曲枝桑下飲離盃。書生不是南遷客。魍魅驚人須早回。

寒具乃珍頭。出劉禹錫佳話。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褊佳人纏臂金。

參寥惠楊梅

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鬪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

兩夜宿淨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一作虛舟寄渺茫。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送惠州監押

一聲鳴。一作鴻鴈破江雲。萬葉梧桐卷露銀。我自飄零足羈旅。更堪秋晚送行人。

過黎君郊居

半園荒草沒佳蔬。養得占禾半是蕖。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

贈王觀

何人生得寧馨子。今夜初逢掣筆郎。莫怪園基忘瓜葛。已能作賦繼靈光。

太夫人以無咎生日置酒書壁一絕

壽樽餘櫪到朋簪。要與郎君夜語深。敢問阿婆開後閣。井中車轄任浮沉。

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其韻

已分江湖送此生。會稽行復得岑成。鏡湖席卷八百里。坐嘯因君又得名。

召伯梵行寺山茶

山茶相對阿一作本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不會。一作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遊。

洗兒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病後醉中

病爲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腦聲。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

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二首。

一杯連坐兩髻棋。數片深紅入座飛。十分潑灑君休訴。且看桃花好面皮。唐詩云。未有桃花面皮。先作杏

子眼孔。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夢中絕句

楸樹高花欲插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見。惆悵春光又一年。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爲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

巖垂正練千絲落。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絕景中人。

藏春塢三首

退之身外無窮事。子美生前有盡花。更有多情君未識。不隨柳絮落人家。  
莫尋羣玉峯頭路。莫看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休問是誰家。  
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桃枝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奈有銀床素綆何。

謝都事惠米

平生忍慾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輕趙都事。也能作意向詩人。

擷菜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羹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別公擇

黍離不復閔宗周。何暇雷塘吊一丘。若問西來祖師意。竹西歌吹是揚州。

絕句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書寄韻

已將鏡鉢投諸地。喜見蒼顏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推倒牆垣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里。巧歷如今也被漫。

常州太平寺舊菊亭

六花舊菊林前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起野狐禪。

過文覺顯公房

爛斑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養石盂。淨几明窗書小楷。便同爾雅注蟲魚。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爲作

醉中眼纈自爛斑。天雨曼陀照玉盤。一朵淡一作官黃微拂掠。鞞紅魏紫不須看。

此君軒

雲幢煙節十洲一作七洲人。犀甲檀槍百萬軍。鸞蒼發生何足道。一作數此君真是此君君。

觀子美病中作嗟嘆不足因次韻

百尺長松澗下摧。知君此意爲誰來。霜枝半折孤根出。尙有狂風急雨催。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絕

凜凜人言君似雪。我言凜凜雪如君。時人盡怪蘇司業。不解將錢與廣文。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詩爲別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絕句三首

松柏蕭森溪水南。道人只作兩團庵。市區收罷豚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生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竹數竿。偶與老僧煎茗粥。自攜脩綆汲清泉。  
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夜向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乃知身不在人間。

呈定國

舊病應逢醫口藥。新粧漸畫入時眉。信知詩是窮人物。近覺王郎不作詩。

絕句二首

峨峨疊石立何孤。賴有蕭蕭翠竹俱。日暮無人鷗鳥散。空留遠水伴寒蘆。  
漠漠秋高露氣清。新蒲倚石近溪生。夜來雨後西風急。靜向窗前似有聲。

破琴詩後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爲短軸。名爲邢房悟前生圖。作詩題其上。

此身何處不堪爲。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閑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

送柳子玉至靈山

世事方艱便猛迴。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款段會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黃公酒肆如重過。杳杳白蘋天盡頭。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試。總把空花眼裏看。

雜詩二首

窗搖細浪魚吹沫。一作日手弄黃花蝶。邊一作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昔日雙鷗照淺眉。如今婀娜綠雲垂。蓬萊老守明朝去。腸斷簾間蟋蟀悲。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館書贈王觀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遙思禁苑青春夜。坐待宮人畫詔回。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王幾。綰臧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鍾病免歸。

聞捷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謁王文父齊愈於江南。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种諤領兵深入。破

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五千匹。乘喜。拊各飲一巨觥。

聞說將軍取乞聞。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睡起

柿葉滿庭紅。顆秋薰爐沉水度春籌。松風夢與故人遇。自駕飛鴻跨九州。

秋思寄子由

黃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臥雲壑。挽著蒼江無萬牛。

碣石庵戲贈湛庵主相國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碣石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朝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散郎亭

法花下有散郎亭。老樹蒼崖如有情。歡戚已隨時事去。壁間只有古人名。

侯灘

江邊皎皎過侯灘。更上山腰看打盤。百歲老兒親擊鼓。城中憂患不相干。

春夜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

火星巖

火星巖下石淩壁。閣上相忘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興。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潭裏春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滾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鞦。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眉間冰玉照淮明。筆下波瀾老欲平。直得全生如許妙。不知形蹟已多名。空翠娛人意自還。明窗一榻共秋閑。會知名利不到處。定把清觴屬此山。

謝惠貓兒頭笏

長沙一日煨蓮筍。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煩公助湯餅。貓兒突兀鼠穿籬。

題淨因壁

暝倚蒲團臥鉢囊。半窗疎箔度微涼。蕉心不展待時雨。萎葉爲誰傾夕陽。

同景文詠蓮塘

塘上鉤簾對晚香。不知斜日已侵床。江妃自惜凌波襪。長在高荷扇影涼。

睡起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直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書望洪亭壁

河漲平來出舊洪。山城都在水光中。忽然歸壑無尋處。千里禾麻一半空。

子美召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公擇有詩次韻

樊素阿蠻皆已出。使臣應作玉筍歌。可憐病士西窗下。一夜丹田手自摩。

和參寥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曉鴉啼處月茫茫。

醉題信老方丈

鶴作精神松作筋。塔庭蘭玉一時春。願君且住三千歲。長與東坡作主人。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武林千葉照觀空。別後湖山幾信風。自笑眼花紅綠眩。還將白首看鞞紅。

竹枝詞

自過鬼門關外天。命同人鮓瓮頭船。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嶂無梯問杜鵑。

寄歐叔弼

昔葬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會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題淨因院

門外黃塵不見山。箇中草木亦常閑。履聲如渡薄冰過。催粥華鯨吼夜闌。

絕句

柴桑春晚思依依。屋角鳴鳩雨欲飛。昨日已收寒食火。吹花風起却添衣。

和黃龍清老三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鴈能傳寄遠書。深密伽陀枯戰筆。真誠相見問何如。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桄榔羽扇開。靜嘿堂中有相憶。清江或遣化人來。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爲誰好。二老風流各自知。

過土山寨

南風日日縱篙撐。時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銀線亂。萋蒿如筍玉簪橫。

書辨才白雲堂壁

不辭清曉叩松扉。却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卷簾惟見白雲飛。

琴詩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一一窗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來。

驪山絕句三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嘆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下土。阿房纔廢又華清。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咫尺秦陵是商監。朝元何必苦躋攀。

短橋

誰能鋪白簟。永日臥朱橋。樹影欄邊轉。波光版底搖。

軒窗

東隣多白楊。夜作雨聲急。窗下獨無眠。秋蟲見燈入。

曲檻

流水照朱欄。青紅亂明鑑。誰見檻上人。無言觀物泛。

雙池

泝流入城郭。壘壘渡千家。不見雙池水。長漂十里花。

荷華

田田抗朝陽。節節臥春水。平鋪亂萍葉。屢動報魚子。

魚

湖上移魚子。初生不畏人。自從識鉤餌。欲見更無因。

牡丹

花好常患稀。花多信佳否。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

桃花

爭開不待葉。密綴欲無條。傍沼人窺鑑。驚魚水濺橋。

李

不及梨英軟。應慚梅萼紅。西園有千葉。淡佇更纖穠。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關中幸無梅。汝彊充鼎和。

梨

霜降紅梨熟。柔柯已不勝。未嘗獨夏渴。長見助冬冰。

棗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槎。汝長才堪軸。吾歸已及瓜。

櫻桃

獨遶櫻桃樹。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溲。

石榴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裙腰染。名隨酒盞狂。

樽

自昔爲神樹。空聞蝸鳴鳴。杜公煩見輟。爲爾致羊羹。

槐

採擷殊未厭。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鶴立赴還深。

松

彊致南山樹。來經渭水灘。生成未有意。鴉鵲莫相干。



檜

依依古仙子，鬱鬱綠毛身。每長須成節，明年漸庇人。

柳

今年手自栽，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思。

跋姜君弼課册姜君瓊州人己卯閏九月來從學於東坡至儋耳庚辰三月方還瓊四言

雲興天際，欵若車蓋。凝矚未瞬，瀾漫霏霽。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雷綆四墜，一作懸雷。綆壁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龍山補亡并引四言

丙子九日，客有言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桓温使孫盛為文嘲之，嘉作解嘲，辭致超逸，四座驚歎。

恨今世不見其文，因戲為補之。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榱桷競秀，榆柳獨脫，驥驟交驚，驚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苗髮，惟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屨，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孟嘉解嘲四言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

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重殺。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六言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爲僞父。憑君說與吳儂。  
湖目也堪供眼。木奴自足爲生。若話三吳勝事。不惟千里蓴羹。  
人在畫屏中住。客依明月邊游。未卜柴桑舊宅。須乘五馬一作湖扁舟。  
生計曾無聚沫。孤蹤謾有清風。治產猶嫌范蠡。攜孥頗笑梁鴻。  
弱累已償俗盡。老身將伴僧居。未許季鷹高潔。秋風直爲鱸魚。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  
之四言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議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豐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惠崇蘆鴈 六言

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買扁舟歸去。故人云是丹青。

卷三

和陶詩一百五十首

追和陶淵明詩引子由作

東坡先生譎居僮耳。實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藜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猶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倭。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東齋引。

和時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垂髻。一作翦髮垂髻。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勸農

海南多荒田。俗以質香爲業。所產秬稌。不足於食。乃以藷時諸切。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旣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殖。播厥薰木。腐餘是稽。貪夫汚吏。鷹鷲狼食。豈無良田。廡廡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穆。驚響朝射。猛滌夜逐。芋羹藷糜。以飽者宿。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鋤耜。好爾鄰偶。斬艾蓬蘚。南東其畝。父兄搢挺。以扶游手。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和停雲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空。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眷此區區。俛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佇。颺作海渾。天水溟溟。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窗。念彼海康。神馳往從。凜然清癯。落其驕榮。餽奠化之。廓兮忘情。萬里遲子。晨興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對奕未終。摧然斧柯。再游蘭亭。默數永和。夢幻去來。□□誰多。彈指太息。浮雲幾何。

和歸田園居六首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于湯泉。晞髮于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蔥曠。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游乎。意忻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田園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

瓊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閒。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餽薪米。救我廚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窮猿旣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漸馴集。蜚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

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遣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霜飈散氛祲。廓然似朝旭。莊子云。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余爲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勝耶。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閑人。一劫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沒爲我役。斜川追淵明。東臯友王績。詩成竟何爲。六博本無益。

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瘁俯仰中。上天信色荒。佳植無由豐。鉏耰代肅殺。有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明。飲酒腹尙冲。草去土自隕。井深牆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嵩。

酬劉柴桑

紅蕖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淇上出山藥。一名玉延。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與殷晉安別和送昌化軍使張中罷官赴闕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僮耳陋。日與雕題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棋有達晨。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仍將對床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和王撫軍座送客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愧。十口今同歸。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暉。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無與別。作詩記忘遺。

和答龐參軍三送張中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窺園。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戟亦森然。才智誰不如。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懣當奚宣。一見勝百聞。往慶皋蘭山。白衣挾三矢。趁此征遼年。

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閑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惟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爲有哀樂。輒復隨漣而。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寇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塵。困來臥重裯。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

九日閑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坐索酒。和淵明一編。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龍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豔。溜溜糟床聲。閑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坎軻識天意。淹留見人情。但願飽慘慘。年年樂秋成。

和移居二首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一年。多病寡歡。頗懷水東之樂也。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年。束薪誰與析。河潭轉碕岸。我作江郊詩。今爲一塵埃。此地乃得之。蒼爲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游陸道士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亦以無酒爲歎。乃用其韻贈二子。

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憂梨棗愆。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知。但怪飢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郭主簿二首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然追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稚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顏如汝今。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雀巖含淳音。竹萌抱靜節。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失其全首。誦我先君詩。肝肺爲澄澈。猶爲鳴鶴和。未作獲麟絕。願因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卽空飛。何必挾日月。

示周緣祖謝和游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飢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隣。永愧虞仲翔。弦歌滄海濱。

和答龐參軍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爲余留半月。旣別。和此詩送之。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之趾。卜我新居。而非玄德。三顧我廬。旨酒荔蕉。絕甘分珍。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酤我。或乞其隣。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于中。傾倒出之。奕奕千言。粲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卯妙侍側。兩髦丫分。歌舞壽我。永爲歡欣。曲終悽然。仰視浮雲。此曲此聲。何時復聞。擊鼓其鐙。船開鸞鳴。顧我而言。兩泣載零。子卿白首。當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感子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和連雨獨飲二首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工製美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連雨獨飲。

平生我與我。舉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鍼。雖合猶有間。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僂。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天。糾纏一作纏。不吾欺。寧此憂患先。顧影一盃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爲何年。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誤入無功鄉。掉臂嵒阮間。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僂。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天。

偶見此物真。遂超天地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床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和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真。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特兩鷗酒。肯借一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塵根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蹰。好學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顧慚桑榆迫。豈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疎。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荆舒。  
和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春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尙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遠汲愁姜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爲子孫貽。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颺。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低顏香自斂。含睇意頗微。寧當娣黃菊。未肯媚戎葵。誰言此弱質。閱歲觀盛衰。頽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揮。瘴雨吹蠻風。凋零豈容遲。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游斜川和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譚居淡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春江綠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汎汎隨鳴鷗。中流遇洑洄。捨舟步曾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

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水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古潭霏慶霄。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益。內熱中自焦。持我萬家春。一醉五柳陶。夕英幸可掇。繼此本蘭朝。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儂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爲醺。錢作屋。余亦欣然許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覩。淵明本用頡字。聊取其同音字。聊將自知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

茅次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閑井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聲新。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爲子隣。鳩舌儻可學。化爲黎母民。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

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湧胸中山。漼然忽冰釋。亦復在一言。嗇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祕君勿傳。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網悲。啁啾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在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明門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爲。此道常往還。夫來寧早計。旣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床自甘寢。不擇菅與綺。頃者大雪年。海波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飢寒見真情。床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復澆腸鳴。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爲。舉觴酌其根。無事莫相羈。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闔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迴。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二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人閒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輒錄之。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黠如東郭媿。束縛作毛穎。乃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飢饉乃爾貴。乞身當念早。過是恐少味。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迹。每用愧淵明。尙取禾三百。頽然六男子。粗可傳清白。於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惜。

曉曉六男子。絃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老如鶴雛。破殼已能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廚聖賢雜。無事時一中。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蕪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無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己。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吳國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鵬鳥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及時。綠髮不可恃。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適真。頽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時劉項罷。四海創夷新。三杯洗戰國。一斗銷疆秦。寂寥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臥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凜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 和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瘳。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臥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爲己。微疴坐杯勺。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 還舊居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瘳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墓悲。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鵝城亦何有。偶捨鶴毳遺。

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供丁推。夢與鄰翁言。憫默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穉生責醴酒。先見我不如。江左古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疎。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犧牛龜。兼取熊掌魚。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蓬頭二獠奴。誰謂愿且端。晨興洒掃罷。飽食不自安。願治此圃畦。少資主游觀。晝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早韭欲爭春。晚菘先破寒。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尙恨不持鋤。未免駢我顏。此心苟未降。何適不間關。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聚叢西垣下。鑿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寢安不可懷。天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糝養土羔。老楮生樹雞。未忍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信。冰盤鳴玉哀。茵陳點膾糲。照坐如花開。一與蠶叟醉。蒼顏兩摧頹。齒根日浮動。自與梁肉乖。食菜豈不足。一作好呼兒拆雞栖。

和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和遊城北謝氏廢園作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悲宿昔。仰看桄榔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隔。溪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賣車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鷓鴣來。此生遺蕩析。誰能插籬櫺。護此殘竹柏。



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號和郊行步月

缺月不蚤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間里情。怪我夜不歸。茜袂窺柴荆。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平。暗蛩方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期。免爲詩酒縈。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

和詠二疎

二疎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傅。世途方穀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未蛻何所顧。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常游東海。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

和詠三良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和詠荆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贏。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爲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荆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

漸離雖不傷。陛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感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窗臥。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螻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爲三游。子政信奇逸。妙算窮陰陽。淮仙枕中訣。養煉歲月長。豈伊臭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効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抱一無窮年。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束縵分寸燭。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雞鵠非同音。口耳固多僞。識真要在心。黃華育甘谷。靈根固深長。廖井窞丹砂。紅泉涌尋常。二女戲口耳。一作鼻。松膏以爲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桑君。獨顯三季後。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乃近在。支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金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鄭君故多方。玄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古強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舉止。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錄此庸子。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

和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絕無四隣。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游有黃庭。閉目寓兩景。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闊河漢永。西窗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逝水無留聘。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我非徒跌相。終老懷未央。免死縛淮陰。徇功指平陽。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我歸不早。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愧。可與君平道。

孟德黠老狐。姦言喉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斲漢室。豈計一郝慮。昆蟲正相齧。乃比蘭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爲來者懼。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稚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值。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滿把菖蒲根。歎息復棄置。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褊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安陌。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昔與吳遠游。同藏一瓢窄。

潮陽隔雲海。歲像儻見客。伐薪供爇火。看作栖鳳宅。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犢。枉費塵與糠。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鎖啓伯陽。  
鵝城見諸孫。貧苦爲我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觴。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親友復勸我。放心錢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淦。  
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遂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謂天可彌。  
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  
我昔登胸山。出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今茲黎母國。何異于公鄉。蟻浦旣黏山。暑路亦飛霜。  
所欣非自罔。不怨道里長。

和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  
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與戎。有酒從孟公。慎勿從揚雄。崎嶇頭沙麓。塵埃汗西風。  
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  
客去室幽幽。鵬鳥來坐隅。引吭呻兩翅。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爲我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  
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游。蕩志隘八荒。九夷爲藩籬。四海環我堂。盧生與若士。何足期杳茫。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奇峯望黎母。何異嵩與邛。飛泉瀉萬仞。舞鶴雙低昂。分汜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儻可飽。無肉亦奚傷。馮洗古烈婦。翁媪國于茲。策勳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傘平積亂。犀渠破餘疑。廟貌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僂句莫余欺。犧牲齒難卜。我當一訪之。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

沉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爇煙嫺清歌。貪人無饑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隕隊如風化。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朱初平劉誼欲冠帶。黎人以取水沉耳。

雞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頗識李崖州。再逢盧與丁。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丘。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蓉。香色獨未改。欲爲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蕊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矣那容悔。突一作失。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脩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鸞。遣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和東方有一士

餅居本近危。飢墜知不完。夢求忘楚弓。笑解適越冠。忽然反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腳底。穀撞失重關。屢從淵明游。雲山出毫端。借君無絃物。寓我非指彈。豈惟舞獨鶴。便可躡飛鸞。還將嶺茅瘴。一洗月闕寒。

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

集歸去來詩十首

命駕欲何向。忻忻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逢迎。雲外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去徑有一作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罇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一作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語審無勸。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世事非吾事。駕言歸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庭內菊歸酒。窗前風入琴。寓形知己老。猶未倦登臨。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農夫人不樂。我獨與之遊。觴酒命僮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乘化欲一作亦安命。息交還絕遊。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烏還知己倦。雲出欲何之。入室還攜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立。不是傲親知。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入息亦詩策。出遊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寄傲疑今是。求榮感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柯庭還獨哢。時有鳥歸飛。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邇。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子姪。并令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一作鳥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差獨賢。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佳辰受重九。芳菊起自尋。疎巾歎虛漉。塵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思送酒家保。勿違故人心。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聾。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酬。閑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二子不並世。高風兩無儔。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憐退朝人。餠酒出大官。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淪。典衣作重陽。徂歲慘將寒。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釐我顏。貧居真可歎。二事長相關。

老詹亦白髮。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相對垂霜蓬。賦詩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半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杖履聊相從。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更不識。今與農圃儔。買田帶脩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遺以安。鹿門有前脩。

和桃花源詩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絕學抱天藝。臂鷄有時鳴。尻駕無可稅。苓龜亦晨吸。杞枸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齒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死近。又等癡慧。蒲澗安期境。在廣川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遊。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和歸去來兮辭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兮。蓋以無何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臥江海之瀕。洞弔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轅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懶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閩門。藩垣雖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殮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以爲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培門而折關。廓圓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滄百泉之夜遠。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愛。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反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易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籽。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和劉柴桑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腳踏。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叢。盡平狐兔墟。黃櫨出舊枿。紫茗抽新畬。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邦居助畚鍤。鄭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窗自明疎。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歌辭十九首

竹枝歌并序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爲糧安可入。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無人可惜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章華不復見車輪。君王去時簫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千里逃歸迷故鄉。南公哀痛彈長鋏。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譴呼。當時項羽年最少。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竟何事。棄馬烏江馬垂涕。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唯有塚嵯峨。故國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爲悲歌。

山坡陔行

山坡陔兮下屬江。勢崖絕兮游波所蕩。如頽牆。松茆律兮百尺旁。披此驚萬藟之上。不見日兮下可依。吾曳杖兮吾僮亦吾之書隨。藐余望兮水中泚。頽然而長者黃冠而羽衣。幹頤坦腹盤石箕坐兮。亦有址安不危。四無人兮可忘飢。仙人偃僂自言其居瑤之圃。一日一夜飛相往來不可數。使其開口言兮。豈惟河漢無極驚余心。默不言兮蹇昭氏之不鼓琴。愴將山河與日月長在。若有人兮夢中仇池我歸路。此非

小有兮。噫乎。何以樂此而不去。昔余游於葛天兮。身非陶氏。猶與偕。乘渺茫良未果兮。僕夫悲余焉懷。聊逍遙兮容與。晞余髮兮蘭之渚。余論世兮千載一人。猶並時。余行詰曲兮。欲知余者稀。峨峨洋洋。余方樂兮。譬余繫舟於水。魚潛鳥舉。亦不知。何必每念輒得。應余若響。坐有如此兮。人子期。

鳴泉思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始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圯殆盡。眉山蘇公。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鳴泉鳴泉。經雲而潺湲。拔其毛骨者。脩竹。蒸爲雲氣者。霏煙。山藁莫能隱其怪。野翟詎敢藏其妍。茅蘆蕭蕭。昔有人焉。其高如山。其清如水。其心金玉。其道砥與絃。執德沒世。落月入地。英名皎然。陽曦麗天。舊隱寂寂。新篁娟娟。思彼君子。我心若懸。谷鳥在上。巖花炫前。鳴泉鳴泉。能使我宛結而華顛。

轆轤歌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綠水通珠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花前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美哉水洋洋乎。我懷先生。送之子于城隅。洋洋乎。美哉水。送之子至于新渡。念彼嵩雒。眷焉西顧。之子于邁。至於白馬。白馬舊邦。其構惟新。邦人流涕。畫舫之孫。相其口髯。尙克似之。先生遺民之子。往字。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爲室坎爲家。先疑白雪生黃芽。黃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產紅蓮花。赤龍騰霄驚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瞰靈泉涇。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寶眞生涯。龜精鳳髓填谿衍。天地咳有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長脩久餌須升遐。腸中澄結無餘粗。俗骨變換顏如葩。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僞爲眞正爲哇。輕肥甘美形驕奢。譎詭詐妄言誇。遊魚在網兔在置。一氣頓盡猶嘔啞。餘生所託誠棲槎。九原枯髀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饑鄒。空與利名交掌擎。胡不讓霜如文駟。可惜貪愛相漫塗。眞心道意非不嘉。冷金閑話非虛諱。何須橫議相疵痕。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蝸。日懷噴喜甘籠箴。其去死地猶獵獾。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驚井蛙。烏輪卽晚蟾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凰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直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鷄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閑掛洞霄宮。并有丹砂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強韓退之。識字猶爲鱈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鵠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

山如累塊。髻張乃我結。穢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形有心卽有情。共見利欲飲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在巖。巖坑人僞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柏寒。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爲腹。陽爲神兮陰爲精。渴飲靈泉水。飢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姪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升兔降無年期。停顏卻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垂。一雙眸子碧如水。不裹頭。又無履。相識雖多少。知己問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獵獵行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舟。地角天涯知自跳。亦曾樂半夜傳籌。醉朱閣。美人如花弄絃索。只恨樽前明月落。亦曾憂羈旅他鄉。迫暮秋。故國日邊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或爵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換鬢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水有蘋兮山有芝。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却憶經遊處。都似茫茫春夢歸。邇來尤解安貧賤。不爲公卿強陪面。皎如明月在秋潭。動着似前還不見。還不見。可奈何。空使遠人增眷戀。但祗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相見。若相見。莫慙勳。却是翁家舊主人。

襄陽樂府三篇

野鷹來

野鷹來。高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飢。飛來爲爾繫綵絲。北原有兔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繫之不可得。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嵬。臺中公子着皮袖。東望萬里心悠悠。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狐夜嘯。

上堵吟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宮。臺邊游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白馬爲塞鳳爲關。山川無人空且閑。我悲亦何苦。江永冬更深。鱖魚冷難捕。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襄陽樂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裹氈裘。自從氈裘南渡沔。襄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江浦。使君朱旆來翻翻。人道使君似羊杜。道邊逢人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應斷腸。

仙都山鹿

老泉詩序云。至豐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乃爲作詩。東坡同賦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

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馭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焉。吾方捨陰而坐露。

虛飄飄三首

虛飄飄。畫簷蛛結網。銀漢鵲成橋。塵漬雨桐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護成橋。入夢雲千壘。游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蒼海。鴈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水暖冰橋。勢緩變垂線。聲乾葉下條。雨中漚點隨流水。風裏綵雲橫碧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名宗爽

仲子甘心織屨避萬鍾。淵明不肯折腰爲五斗。一年鴻鴈識來往。終日沐猴誰去取。知甥詩意慕兩君。讀書要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奧。長棄不憂金石朽。我今已習鷲子定。猶復晨朝怖頭走。剗心先擬射聲名。不作羊鄒悲峴首。雲梯雨矢集無方。我已中灰同墨守。恐甥自是禹門鱗。未可潛逃入吾藪。琢磨晚覺

孟光賢畏我故言時被肘。甥能鉏我青門瓜。正午時來休老手。

賦八首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塵。嘗頂上之一樹。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滷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葡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櫪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蠶之長綫。閱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柸之瓊艘。各眼盪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菜羹賦并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藜藿菁蘆。厭苦齋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葉與瓊根。鑿鏘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適湯滌如松風。投糲豆而諧勻。覆陶甄之穹崇。罷攬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滷嘈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分。



登盤盂而薦之。具匕筮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噴。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爲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予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颶風賦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夏秋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禳非祥。斷竟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駢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激澗。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恐。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車而爭逐。虎豹讙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牆垣之隕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蝻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

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倅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傳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會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執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旣沉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乎。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諫。魂煢煢乎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雉。疆王定制。惟慙

懷之遭離兮。實追蹤於漢。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猶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王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驚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脩兮。豈滅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羸。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延和殿奏新樂賦 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旣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峴下朴律。猶有

太高之弊。瓊改照尺。不知同失於斯。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鍾磬之調適。燦然虞業之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黃鍾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肆太常之業。而邇臣必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歎貫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觀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旣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旁矚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羣慝之交構。然則律制旣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筦無聞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隣。以清濁任意而相譏。何憂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鐸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明君可與爲忠言。賦明則知遠。能順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旣審乎情。僞言可竭。其忠誠。虛己以求。覽羣心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爲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有遁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眩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忘。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爲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毫。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與。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

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爲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邪。既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違。知其忠而莫受。目有昧則視白爲黑。心有蔽則以薄爲厚。遂使諛臣乘隙以彙進。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懼將困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快哉此風賦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子瞻作第一第五韻。占風字爲韻。餘皆不錄。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來。既偃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鷁退宋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湄。寥寥南郊。怒號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晉人一映之。小笑玉川兩腋之卑。野馬相吹。搏羽毛於汗漫。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復改科賦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執先。憫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迺邈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逾人徇路。爲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爲取士之制。近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爲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爲彫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族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尙矣。考

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輔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兮。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兮。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子百家。抖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彙括者必在於樞機。所以不出孔門。惜揚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爲武兮。曾試於京國。通天爲王兮。必舒於禁籥。執不能成。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鷗。紫殿唱名。果中禰衡之一鶚。大凡法旣久而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隘者。空自韞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志。未酬題柱之心。三舍旣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爲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蹙眉。公正者爲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商山之父。謳歌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飄飄而復起。

# 蘇東坡集續集

## 卷四

### 書簡一百九十八首

####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宜。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旣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輔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閑爲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

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屐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效。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祕之祕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卽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卽造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旣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問鵬之憂。行有見蝸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旣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荷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子。衝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若平生之懽。典刑所鍾。旣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櫛。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遽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

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笈，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作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必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絨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溫公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  
作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  
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伴江湖。爭訟寂然。盜賊  
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  
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  
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  
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  
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  
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土風云大率似長  
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  
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凍凍然。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

淡麵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壻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貺。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筆老而思深。蘄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紙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又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閑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住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議少仲耶。傳道豈久筦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發此价。故未暇。閑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爲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會冥。罔爲

冬直爲春。蒙爲夏。曾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而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麩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與王敏仲八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卽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觀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旣謝。卽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諭過實。深荷獎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

此今有  
木水法

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荊茆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療止用薑葱鼓。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鼓。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鼓。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殷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卻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柰。可柰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宜。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摺。摺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乘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與韓昭文

某啓。遠遯旌檠。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爲國自重。因李祕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宣。



與李延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臥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闊。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啓。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忤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遠。不宜。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爲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爲再三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往別。悚忤之至。謹奉手啓代遠。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尙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璋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遠。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

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爲慰。未由款奉。千萬保齋。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卽爲人取去。今卻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去。蓬仙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啓。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

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導洛堆塚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卻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攜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宜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而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卻逍遙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蒙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爲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己。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爲別造朱紅。尤爲奇妙。物意兩重。何以克當。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鱖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箒。聊爲土物。不罪。浼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游。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卻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作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疊打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旣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贖納。令專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瞋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尙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有無。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塗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飢火所燒。然

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且莫，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攜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賜淺也。有便望，願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尙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然可閑考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饒饒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尙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特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

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作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諭。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與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攬撓公數月也。未聞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與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路照庇。如察其可以翦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十七首

某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住勝爲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用。人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爲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捧傾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

已遷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爲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飲。同感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下。中前示諭姻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某啓。因循稍疎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遊樂。無緣展奉。但積思念。乍冷。萬冀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祈善保。敷文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澀。想五六月閒。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問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苦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教勒。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尙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聞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爲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

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喧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卻求爲書。拋擲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爲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僕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甚熟。最有文行。原亦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爲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覺出藍之作。本以爲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鎮篋笥。然尋常不揆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將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尙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末由展奉。尙冀以時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爾。子由到此須留也。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略示諭。蒙寄惠生煮酒四器。正濟所乏。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清。然閱仲叔不以口腹累人。

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凌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識。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祕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菘豆爲麴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又

疊蒙寄惠酒醋麪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卽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肖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其令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

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歎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澀。尤宜慎護。

又

章質夫求琵琶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倒被淫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爲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爲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語言。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治下。竊謂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柳令咨白。宄中不盡區區。

又

彥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爲僚。可喜。船斬新輟。借知之。宄中不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愧悵。南海雖遠。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費錢。竄去。又以疾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宄。馳問不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公必見之。

塗中爲告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卻乞差一公人賣付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厚借搬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死。見禁幸所毆者漸安決不死矣。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牒虔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皆得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慚忤不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遊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闔齋。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住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子邁遽捨字。深以爲恨。報除輦運。似亦不惡。近日除日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安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剖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遠遞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爲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卽往淮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與。餘惟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間。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穎昌。伏惟起居住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擊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尙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慰疏言。伏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愈遠。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不次。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作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旣。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又

昨日辱遠送。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柰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廚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履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誘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毘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窗穿戶。不扇。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某啓。奉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申問。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已放。不卽裁謝。死罪死罪。

又 一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爲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尙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拊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卽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卽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卻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敝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但喫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仰一閱。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 一云與趙仲備

某啓。辱答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攜被往也。

與范夢得八首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爲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爲耿耿耳。乍暄。惟順候自重。因李彖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宜。

又

某啓。辱教。字起居住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喻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賜鳳團。感意眷之厚。熱甚不謹。

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尙稽謁見。竦息竦息。子功復舊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人還。恕卒不宜。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子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休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藥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疎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柬。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和篇高絕。木與種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忽忽不宣。

又  
某啓。遠遠二年。瞻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云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卽伏謁以盡區區。

與孫叔靜七首

昨日辱臨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攬。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麵酒醋爲惠。禮意兼厚。敬已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尙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住勝。卑體尙未清快。坐阻談論。爲恨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作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葺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閱借舟未  
知能達詔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爲國自重。

答劉貢父二首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  
車時。暫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閒。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謂。柰  
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  
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答曾子宣三首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尙煩藩翰之寄。違闕  
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  
時爲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喻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  
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宜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宥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以半夜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南海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慄。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啓。特辱遠訪。意貺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住佳勝。長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臥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姦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卽答。悚息。某頓首。

又

今者。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麵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勝。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見貳車。略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爲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爲幸。兒子治裝。充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傅維巖秘校四首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徼。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時及物。中無所愧。卽爲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答。草草不訝。知不久美解。卽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覲樓。會城荔子一籃。付去人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住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尙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麤藥治病者。爲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麤賤。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二十三首

某啓。近辱手書。宄中不果。卽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具審起居住勝。爲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雨軫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笈蕨。益用愧刻。聞相度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住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



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又

花木栽感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卽面謝爲媿耳。人還忽忽不宜。

又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達。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己爲民。誰如君者。願益進比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蒔莖也。此外萬萬自愛不宜。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薑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餽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旨麾。句押送來爲幸。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拊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乍熱萬萬以時加畜不宜。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謠頌布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諭。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爲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勩。攝衛爲難。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爲佳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關馳問。愧企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作之至。未由瞻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臥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之撫然也。某再啓。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卽披奉。

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宜。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宜。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卽候漸涼。起居住否。疊頌頤旨。感作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宜。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齋不宜。

又

某啓。前日人回。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住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尙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宜。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卽日想已還治。起居住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爲勞也。未瞻奉閒。更乞若時自重。不宜。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骨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麵鱸魚。已拜賜矣。感作之至。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穉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莫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蚤膳。庶小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蚤成。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

存底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狀。想察其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臥病。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尙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作無已。

答漢卿

某啓。辱教承起居佳勝爲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何幸如之。地黃煎已領。感作適自局中還。熱甚。遵憲奉書。地黃煎蒙寄惠極佳。薑蜜之劑甚適宜也。仰煩神用。愧感不可言。

謝呂龍圖三首 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嘗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故歐公引之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自惟末學。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空省循。何由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美觀。葭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煖然之春。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臨紙澀訥。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又

某久以局事汨沒。殊不獲觀止。竊惟應得疎絕之罪於左右。不意寬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之小過。光降書辭。曲加勞問。拜賦之際。益增厚顏。旦夕詣賓次。盛暑伏惟爲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輿人之望。

與楊濟甫

爲別忽已半歲。傾想之懷。遠而益甚。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不。自離家至荆南。數次奉書。計並聞達。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見在西崗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千萬珍重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孝履如宜。新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 鳳翔

率別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卽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貴聚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人事紛紛。久稽裁問。想自尊君襄事。後來漸獲閑靜。營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賤累如常。今因范元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賣手教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盛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某此並無恙。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賴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爲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處而樂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冀順時珍重。

又

近聞員祕丞言。聞於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得請。固所喜幸也。然某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資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爲太淹緩。安用也。向經由時。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從容接奉。何喜如之。陳文日日見。甚安。

又

近遞中辱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審聞起居住佳勝。差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爲交代。但奉見稍遠耳。承又須歸覲。奔波良不易也。秋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卽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易。久此僻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某敗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暫息。欲奉謁次。聞府官盡出。接張省筵須至旦出城。恐訝不來。走此聞達。

又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日至府謁見。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爲本府帶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卻中途逢本官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昨本有防護二十人。爲華州減卻十人。但只依元數亦差較也。告早爲擘畫。某更不住。後日絕早發去也。恃眷契。喋喋喧囂。幸爲留念。

與楊濟甫

冬寒。遠想起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告便。如遞中惠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閒離岐下也。

答楊濟甫二首 除喪還朝

某近領臚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挈居住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層。



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又

遞中屢得數書。知尊體佳勝。貴眷欠安。示及發遞。引目契勘得並到。但鄉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甫也。府推之命。只是暫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即仍舊管官誥院也。府中冗絆。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及。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並安。陳州舍弟亦安。不煩念及。久客郡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冬積雪四五尺。僦居敝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答寶月大師二首

久不奉書。蓋冗惰相因。必未訝也。史厚秀才及蔡子華處領來書。知法體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遠鄉里。曷勝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爲干得王。誥駙馬奏瑜爲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覺經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計會瑜師文字。纔得便入遞。次莫更一兩月。方得勅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此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

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與大覺禪師璉公 杭州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以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賫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令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二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閒安上處。及遞中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官粗遣。春夏閒殊少事。近日併覺冗空。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薈無狀。館中清佚。至爲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爲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遣。但親友疎闊。旅懷牢落爾。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須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無緣面言。惟順時自愛。

與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佳否。某出院本欲往見。以下痢乏力未果。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原本闕四字。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臥病。遂原本闕五字起居佳否。某下痢雖止。尙羸弱也。謹奉

啓布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爲土物。御筆一雙。賜墨一圭。新茶二餅。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浼瀆。

又

辱訪臨感。作獨以忽遽爲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熱萬萬自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佳。爲使者卽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卷五

書簡一百九十八首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尙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歎。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卽日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住勝。眷愛各無恙。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絆。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歎。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卽日起居住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

甚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覺潸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人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絕。見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納。未卽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

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麓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子兩籠。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貺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字。告爲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卻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答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卽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彝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修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卽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旣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祕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卻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卻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勦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旣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疎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卽日履茲寒凝。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教。感服眷厚。不卽馳答。悚怍悚怍。何日披奉。但有馳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欣慰。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僚之懷。惟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違間。吏役絆纒。未皇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賜珍牘。披繹數四。感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勳止佳勝。未緣會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尙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得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遠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葬祖墳。爲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勝。寵惠皆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知者。以爲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意。乍遠萬乞保重。卽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埃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爲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卽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粟。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爾。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爲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扑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尙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旣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開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壻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豪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卽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答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要真贊。尙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

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 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尙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卻不見使者背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卽辰起居住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

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悉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闕。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一作何正通

悉命假守。出於獎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住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住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爲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慚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時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爲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爲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卽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答周開祖二首 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冀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闕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作。比日起居何如。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住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令人憂憂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擅爲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聞軒從及境。卽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住否。來日輒欲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爲公擇見訪不果。幸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尙稽走謁。經宿起居住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尙之不凡也。謹卻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爲譴也。經宿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祕也。并  
視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旣別。思仰無窮。人事衰衰。未遑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  
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質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祕校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卽  
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爲況何如。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  
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少留都下。因風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卽辰履茲霜候。起居住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尙冀以時珍衛。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愧負深矣。數日起居住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慰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勸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旣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園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悃悃。

又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且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尙有少房縉若

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藥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作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  
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旣絕。因而布衣蔬食。  
於窮苦寂澹之中。卻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  
重。

答道源祕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  
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卽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卽答。計  
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  
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作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  
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  
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畫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遞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收卹。有

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即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第。即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斬水溪山。乃爾秀遂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遺齋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柴炭已領。感作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編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臬雖有一室可憇從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甕但不惜。不須更爲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祕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何所不至。若大需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佳勝。新居漸畢工。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語也。老息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



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柳簿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有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與寫云。文武察察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臼更留作樣。幾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皋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兼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裹帽奉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亶書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卻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作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回信。慚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

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答湖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藹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鏘刻。及墨竹橋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為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遠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住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作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丈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 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衝陟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卽獲面既。

又  
願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卽面呈。

又  
違闊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爲樂耳。乍遠萬乞爲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

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  
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憊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卻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漢索涼州。凜  
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  
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麤略。大不佳。真壞卻也。適會  
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紓。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竊膠油膩。急  
手解雪。尙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

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謗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況。何如。剗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于公。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綴。卽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起居住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已。老拙何以爲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

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作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詞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癸

適辱車騎寵存。感作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慚負多矣。幸甚。

答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三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驚。驚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住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觀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姪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爲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問大小。更不觀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茶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爲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卽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爲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間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齋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忽忽別去至今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爲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卻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

守到發。冗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爲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卽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會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曾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深浴。把纜放舡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諭。求便附去。見陳季常憶云。京師見任郎中。其爭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米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迺還。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浼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覲。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況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

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危。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未限。聞此當俟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瘞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何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豬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文宗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諭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可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特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三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卽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于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卽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宄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卽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尙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覲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龜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澆瀆。藤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爲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特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噓。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尙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閒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尙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住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切以爲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況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慚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

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尙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悰惘然晚來起居住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爲禱葬期不遠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旣爲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慘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來日雖此水甚愜澁。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爲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爲惘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簞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園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倘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作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住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起居住勝爲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住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

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噓。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九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飴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并爲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卽日遠想起居安穩。兒隨夫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寒千萬爲法自重。不宜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爲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爲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類。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示及黃君佳篇。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 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方迫往筠州。未卽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書簡二百二十七首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遶回。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爲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爲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住勝。汝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恻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警款。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爲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恻。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爲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攜家入山決矣。殤子之感。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大虛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尙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日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卻老姪一姨。子由乾姪也住二十來日。卻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佳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

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覲續。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牽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具知法體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尙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卽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爲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蓋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三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遵老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旣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使。旣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屬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答楊元素 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爲貺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洲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聞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三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尙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

封納不評。

答王慶源二首登州還朝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宥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宥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住勝。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宥甚未及答。且伸意。毅甫與宗公頤各爲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卽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莖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卽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莖甚煩照管。如更合交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觀。當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爲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丈傾逝。聞之悲但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



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樹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殊慰想念。京塵衰衰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卽日遠想起居住勝。叔丈脫履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腳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早奮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卽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晝酒後。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澀。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住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

近方弛檐。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入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佳勝。承旦夕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闊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席。卽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卽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粉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尙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笈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爾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住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卽裁答。何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雨冷。起居住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遠闊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即獲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住勝。寶月書信并念二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愛。

答李方叔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

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三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卽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爲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恨。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鴿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藉草之游。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卻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功句。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宬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廢。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況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夫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夫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況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諉。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愛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臥。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悵悵。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廡。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耳。穴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即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



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悶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尙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苑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率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聞。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異。輒送暖腳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游。發於夢想也。洗眼措牙藥。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尙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答李方叔三首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覩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壻。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卽日起居住勝。洗玉池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爲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論。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肯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尙

冀以時爲衆自愛。

又

某尙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今附趙君賣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逸。未卽相見。千萬爲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證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佳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荷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三首 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爲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重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袞袞。未暇。成當卽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旣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卻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如何。某爲郡初

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齎。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履。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仲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卻可迎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爲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爲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剝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墓於墳前一酌而燒之勿觸動爲佳特眷念之深必不罪干浼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尙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卽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詠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尙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盡意花盜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二首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作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痾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



豪怒察。

又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爲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蒼舊彫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賚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宥迫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爲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爲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爲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衆意堅甚。計雖百卻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卽見不復覿縷。

又

衆詣漕臺敦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卻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三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跋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欬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真詞林。進陪經幄。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住勝。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爲公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末由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闊遠無他囑。惟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宦寡踪。思歸末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摺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面。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尙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佈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攜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爲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遞中奉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

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爲心。乃末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遞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卽日起居如宜。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愧歎。尙冀寬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動止爲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兼集。厚貺披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住佳勝。明日果成行否。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

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作。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旣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作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已撰成付來。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旣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旣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爲實寶。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爲衆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旣下。想慰衆意。未瞻奉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闊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俶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穎州

辱書感慰。謗讒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慚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棋。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臥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穎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啓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闌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爲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絮衣腳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爲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羣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汝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未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跼蹐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卽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旣稍迂。又老病務省事。且自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飯。晚遂發去。愈遠左右。回望悵然。尙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爾。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言公欲括田而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卽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爲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母撫之如己出也。除夜紛紛。奉啓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住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英。此最搢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爲。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卽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

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畏暑。起居佳勝爲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德麟爲代。真天假老拙也。旣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爲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重。

與人三首

飲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住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卽超用。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爲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愴然忘歸。爲益多矣。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

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慟。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住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珍感珍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個。篋籬耶。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住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醑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茆。感感。獨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

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狨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箴元不發。卻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可言。手教爲貺。慚感無量。苦寒諸況何如。常日不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住勝。來日行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爲別。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辯秘之秘也。

答趙德麟三首 遷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近。隨分冗迫。未得卽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尙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甘釀佳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尙潮熱惡寒也。來日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臥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爲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顧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卽裁謝慚負可知令子齋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尙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詞爲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爲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衰年咎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



門守道爲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書。乞爲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着欄界。便不古。花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子細爲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殫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卽奉書。想未訝也。比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爲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爲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辨集。上官必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爲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上狀。因見亦爲致懇。

與子由 赴定州

某爲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爲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卽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卽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略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爲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頂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卽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負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編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半月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宇已令粗葺。什物龕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有愛女之感。初不知奉疏後時。慚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熱。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以爲報。親書松醪一賦爲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書云。公有一痢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 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郡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爲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爲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爲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訝不訝。

又

辱書且審法履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卻附來人。納上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

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悵悵。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三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遣。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尙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家屬流離。汗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 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譎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

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卽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與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 蘇東坡集續集

## 卷第七

### 書簡一百八十首

#### 答參寥三首

專人遠來辱首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遺。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尙退院後。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糞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嶮。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和。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愈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人非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愈處託求穩當。舶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數目體例甚熟。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知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悛。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痾。凡百粗遣。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罌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在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爲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

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

###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牋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污親友，足下昆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 與程天侔七首 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住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諭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也。幸矜照。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忤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佳勝。爲錢蔡守。遂不得詣。尙丐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裨木匠作頭王皋。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爲妙。爲家私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忤無已。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忤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又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礶稍大。不傷

根者爲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作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住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園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披奉間。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

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兼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住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住勝。所貺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但癡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箴。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爲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爲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啞字。輒用極字。蓋攀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卽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貶。但慚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尙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麵感怍。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菴蓉。因便寄示少許。無卽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遣也。故略爲記之。不罪。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十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溢。卽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閔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舶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藏爐。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教一副。史。飲者三物。



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忍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略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幸甚。幸甚。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觀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欲和韻。驗又已更。老手五廣。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爲親自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況如何。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乞爲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迺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爲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住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爲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

輒已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居且夕畢工。卽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卻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末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卽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卽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醴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尙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  
靡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  
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  
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  
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  
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卽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  
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祕。幸甚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  
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尙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  
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尙未蒙牽復。公尙敢言及耶。想當一嘆。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早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緹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繩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嚙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煉曠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基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

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鵝鵝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但與牛膝。立物體等分。或視臙氣虛實。酒及熱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樓阜筴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公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以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僭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悠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致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 備耳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罔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麵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甌。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



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忤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忤感忤。丈夫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熱。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籠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極襟袍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閩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晦。真擬鳩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蘊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好爲耳。

與鄭嘉會二首

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旣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答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書。

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顧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遇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疾正月。尙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伴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況。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

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作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覩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書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儻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卽已。

與范元長八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沈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雖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嘗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變。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待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閭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卽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聞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待次致下悃。乞爲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云必矣。況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

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牢穩可恃。餘蠻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卽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闊別。彼此鬚髮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闕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願昌矣。回馭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 七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困危多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獲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卽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適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卽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遺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



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慚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待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請。

與孫叔靜三首

又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爲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旣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利。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令子煩遠餞。不及別狀。惟侍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遠關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住勝。承旌馭至已。卽欲走謁。謹奉手啟。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瘡。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尙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詔。愈遠左右。伏冀爲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於斑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竄。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爲一笑。手啟上謝。特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度贛。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爲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僮人爭致贍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蒙里。承丈丈借差人轎。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踏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答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手書。何慰如之。卽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卽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爲衆自重。

又

流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爲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爲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穴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錢濟明三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太清中丹一丸。卽時服之。下丹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贖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近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卽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斐氏宅出賣。虔守霍子偉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爲問其值幾何。度力所及。卽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履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聞秦少游奄忽。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爲獅子所齧。尙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部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愛。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遺。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慰疏。適

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 七歸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願未有以爲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卽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齋。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卽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海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爲多。大益如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切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啟恃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特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錄雜詩耳某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住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之英烈有概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歧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脩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奈何奈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

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夕旦到儀真。暫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後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福。少選到岸。卽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啟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住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啟布謝必達。比日起居住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潁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爲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爲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答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爲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之。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迺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尙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爲。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放舊居。亦挂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爲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爲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胸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爲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爲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

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啟事上答。宥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作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他。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微一概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肖雖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尙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

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柰何柰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穎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穎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保齋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卽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客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

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三首

比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闔。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費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冀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凡幾變矣。適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

決不辭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壘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尙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卿。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緡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且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回教及蒙以巖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願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牋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爲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住佳勝。閑居致厚餽。拜賜慚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皮一斤。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爲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賜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心。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

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開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爲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且馳納。俟少愈也。河水污濁不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卽承起居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備然時也。印卻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繆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筌畫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閱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論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爲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顧爲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卷第八

序九首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入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

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効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脩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在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磬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

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廣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鞏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卽而獨後。則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幸廬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載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尙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旣覺而忘之。明日晝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子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絃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獫狁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操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槩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旣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或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瑳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脩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爲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爲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

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儻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己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旣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尙能存耶。喪其所存。尙安明其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僞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旣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旣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旣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旣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出歟。聖人之治。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



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士雙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釐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虜。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殮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

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愛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

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再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黼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黼曰。子爲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黼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秦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盜。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爲堯顏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

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者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也，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僂。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一息，歸之下丹田中也。爲之推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溼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翫然如雲，蒸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癰，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嘔。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剝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

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蓄草啗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窗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慚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慚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砥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祕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點雪。宜且祕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爲之。輒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卻慮掃滅塵相。使心澄湛。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卽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五臟圖。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卽徐出氣。

不得令耳聞。惟出人均調。卽以舌接脣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不嫌其鹹。煉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嚙。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卽低頭嚙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嚙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爾。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鍊津液。嚙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祕。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



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心。憂其終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鄆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

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坐。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遂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

知其讖不義。而不知其讖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讖隱而不讖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讖隱而不讖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響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之爲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郕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僂佻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乘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

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擊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言約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驚。爭奪日尋。拂遠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

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苟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之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禘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諡配公。夫人以諡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諡。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而未有不稱諡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

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諡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

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 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騾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

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旣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旣言而忘之。旣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



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者。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疎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旣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旣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旣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二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

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邲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概。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卷第九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尙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爲農桑之

政計戶口而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古者禮刑相爲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爲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 私試策問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賦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卽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

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弑。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雜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縣縣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壩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舊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尙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洹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泆澮。導九川。濬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嶠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

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 脩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脩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浸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尙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尙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許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

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靡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騶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縻。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恠。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搔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經說十一首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爲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



致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過且恕也。朝而爲盜跖。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羈。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

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稱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廝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廓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廝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鄆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廝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

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寧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

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零月何以爲正

對。零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零。零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零正也。秋大零非正也。冬大零非正也。月零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零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零者爲早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零者。記早也。一月之旱。故零書月。一時之旱。故零書時。書零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零。季辛又零。而昭公之零。非早零也。公羊以爲又零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早零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零記早也。早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卽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卽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

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爲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蠶生。公羊傳曰。蠶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爲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爲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十八變而成卦。八變而成小卦。

四營爲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

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奏議十二首

郊祀奏議

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設一作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

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



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會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黃帝而郊。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舜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憚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

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一有商字。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

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矣。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

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殽。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

始終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誤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紆。而姑勸以徐。知隣難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司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

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史。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錢。一作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勦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破壞。是以爲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儉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辨謗劄子

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今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迺遷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一作帝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

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道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

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縣榜 附一本作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俸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權之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疢。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鑲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

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爲誚。歲一檢案之。使無遺毀焉。

右具如前。須至榜示。嘉祐七年正月日。

舉黃庭堅自代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舉劉景文狀

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廷要害之地。觀其施爲。別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舉趙德麟狀

右臣聞之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



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甘伏朝典。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某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悻傷血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費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特此爲命。而木將沉。臣之哀危。亦云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尙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

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尙延晷刻於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爲羈鬼。則猶有間矣。恭惟聖主之德。下及昆蟲。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爲行舟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附爲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按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飢饉。粒食將絕。盜賊並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飮。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爲功效至大。封爵未允。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尙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者。

上初卽位論治道二首 代呂申公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戡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遠衆而用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伴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

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纘塞耳。耳目所及。尙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尙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貨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足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

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表狀五首

代普寧王賀冬表

七日來復。陽旣進而歲功成。八風不姦。樂已調而君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恭惟皇帝陛下。嗣守洪基。丕承先志。法小毖以求助。期旣醉之太平。淵默臨朝。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爲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疆。成功不宰。臣猥以暗弱。仰荷誨憐。敢先百辟之朝。以祝萬年之壽。

謝御膳表

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履淵冰。上負芒刺。蹄涔雖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尙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尙冀此身。未填溝壑。期於異日。別効涓埃。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游。巍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聳觀華夷。淪浹枯朽。竊以祀無豐疎。祭不欲昵。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旣聯於龍袞。靈芝擢秀。九莖復出於

齋房。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下。莫覩燁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與命也之嘆。

上皇帝賀冬表

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爲。以待陰陽之定。恭維皇帝陛下。堯仁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旣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光極之光。但馨南山之祝。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逢吉日。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

擬作二首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

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

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讐，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卽辱國之誅。漢王嘻噉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卽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願爲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狼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忤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能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謁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乃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養

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噴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興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因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敵。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於楚從事。此其



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讐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仇之。欲菹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爲之八年。智窮兵敗。土地日促。反爲漢雌。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己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器。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

下歸其信爲義帝竊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鬪。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鬪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謹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敵軍。獲侍盟沐。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勅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遂。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早決者無後悔。必爲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

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勅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尙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卽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効。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刀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

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污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遣以來。臥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纒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居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曆數。陰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士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苟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墜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子

兄弟實在公側。怨僕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卽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墜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卓犖。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卽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制誥二首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眇眇之身。煢煢在疚。永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貺臨。海寓寧乂。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維茲肇禋。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蔽。嘉與四海。靈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昇予冲人。遵遺教於前。著成法於後。涓選吉日。哀輯上儀。奉疊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旣右烈考於時。夙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詎勝悽愴之意。優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祜賚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旣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闕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云云於戲。漢庭祀帝。著於卽阼之躅。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日。蓋禮盛者文縟。澤大者流長。尙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以輔邦家。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教文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荷先烈之永圖。四載于茲。涉道尙淺。凜然祇惕。若履淵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物之太和。獨苛去煩。夙夜願治。迺自去冬連月降雪。異常。今春已來。久陰不霽。農民失職。商旅不通。比屋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圖消復。深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己自持。協氣無應。切慮四方獄犴。冤滯尙多。工役煩興。人咨胥怨。鬱成繆斲之變。以干陰陽之和。宜均渙恩。以召善氣。云云於戲。遇災祇戒。聿脩信順之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之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

樂語十九首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保介。維莫之春。興五福於太平。既醉以酒。共惟皇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百王之禮樂。天方胙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彝倫敘而水土平。北流軌道。壬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庭。稍寬中吳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叨塵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蕪才。上進口號。

萬人歌舞樂芳辰。長養恩深第四春。令下風雷常有信。時來草木豈知仁。璿璣已正三增泰。玉瑄初知九奏純。更欲年年同此樂。故應相繼得元臣。

勾合曲

太平無象。善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從律。大合鈞天之奏。克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憂。齟齬之童。亦遂嬉遊之樂。行歌道路。聯袂闕庭。仰奉宸慈。小兒入隊。

隊名

初成莫春服。來獻太平謠。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奧。成文綴兆。忽隨六樂之和。宜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故飲食盡忠臣心。而遊豫爲諸侯度。方遲日之無事。矧嗣歲之有年。大啓壁門。肅陳燕豆。恭惟皇帝陛下。道隆而德備。質文而性仁。總攬羣材。蓋天授之神策。澄清庶政。故民獻以寶符。顧良辰樂事之難并。宜羣臣嘉賓之並集。廣場千步。方山立於衆工。大樂九成。固海涵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以髣髴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聽。伏俟俞音。

勾雜劇

臚傳已久。陛楯將更宜資載笑之歡。少進羣優之技。緩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蓋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勾安童隊

燕私之樂。下侍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瑞日明歌扇。仙飈動舞衣。

問女童隊

工師奏技。侍衛聳觀。顧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女童致語

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蠶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蓋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後樂此。伏惟皇帝陛下。溫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齊泰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豈惟塵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殫末技。少効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柳。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詼優之戲。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尙觀顧步之餘。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齋日致語口號

旋復陰陽配五支於六幹。誕彌歲月與元日爲三申。神后降慶於當年。曾孫効誠於茲日。不煩巧歷。自契眞符。道俗謹謠。天人協應。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嬖。德配唐虞。上推顧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儉。蹈光憲之成規。却狄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履。萬壽維新。雖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木。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採民謳於擊壤。效樂語之陳詩。

媯皇得道自神仙。金母長生不計年。甲子會逢三朔旦。歲星行看百周天。消兵漸覺腰無犢。種地方知禍有田。彤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頌一時編。

黃樓致語口號

百川返壑五稼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高高下下。旣休舂鍤之勞。歲歲年年。共覩荼萸之美。共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材。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淫名。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竦萬目之觀瞻。實與徐民長爲佳話。

一新柱石壯嚴闈。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子。直將氣焰壓波神。山川尙遠當時國。城郭猶飄廣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菊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材。上塵口號。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但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協紫衝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瑞之早孤。潛炊相助。嘆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攀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尊俎千峯。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莩天風之引步。此與不淺。烟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筠穿堦畫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鑑人。萬戶春風爲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册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地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  
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